養正圖解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奉
旨前明臣焦竑所著養正圖解一書考證古今足資勸
誡曾蒙
高宗純皇帝嘉其納忠之義親題以詩
仁宗睿皇帝復為之讚且於表揚懿美之中時復從其
所未備朕因是書年久世所罕覯恐遂湮沒無存

特將內府舊存寫本發出勅武英殿刊刻進呈以
備省覽并將
御製詩讚一併敬謹刊刻用副朕仰紹
前猷垂諸永久至意特諭欽此

養正圖解序

明興二百二十有八禩列聖丕承大業涫固惟是建太子選左右諭教實廩廩焉我皇上明並日月濬究縣寓郎位二十二年詔皇長子出閤講學選一時儒臣爲之左右先是廷臣以皇長子且長宜正儲位章疏前後凡數十上皇上特遲之遂有今詔於是修撰焦竑侍講之暇伏念高皇帝嘗命諸臣繪農業艱難圖古孝行圖進太子諸王而累朝東宮官僚講讀之外亦多自爲書以進者蓋講讀止於析理圖說兼以徵事理之用虛虛故隱約言之而不必有所指事之指實實故覽之者易竟

而愈以明理之用遂採往昔言事可備勸誡者繪爲圖著爲解以獻世祿得而讀之竊歎夫我皇上之至慮與夫成周之制爲不可及也周制太子始生則定其名於是乎見之南郊謂人無生而貴者少長則入太學教之以修身治天下之道不煩册立也蓋三代而上亟於諭教緩於册立而太子等與元士齒三代以降侈於册立緩於諭教而太子貴爲國儲爲君副奚暇詩書絃誦之事頫首而事之哉是以頃者諸臣惓惓以册立爲務而皇上毅然獨斷謂宜蚤諭教淵哉聖衷允非人臣所得而闚測已竑之此書殆遠遵聖祖繪圖之意仰體皇上

式穀之思而亦欲以盡臣子之義於萬一耳皇長子誠披圖而悅於目味解而遜於心參之今古以合其符體之身心以驗其實務於養勿傷於驟比於正弗狎於邪所以毓成主器而培我國家萬萬年無疆之庥者此書未必無小補云繪圖爲丁雲鵬書解爲吳繼序捐貲鐫之爲吳懷謙而鐫手爲黃奇咸樂是舉借以自效而世祿實董厥成故敢拜手稽首而爲之颺言如此南京吏科給事中祝世祿謹序

養正圖解序

高皇帝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爲帝者首乃海內甫定卽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壘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已命諸臣講讀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事及時政沿革民閒疾苦之類已又命繪農業艱難與古孝行圖以進葢其爲教可謂本末具舉蔑以復加已歲甲午皇上命皇長子出閣講學竝以職事叨從勸講之後竊愧空疎靡所自效獨念四子五經理之淵海窮年講習未易殫明我聖祖顧於遺文故事拳拳不置良繇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圖繪

以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玆誠不自揆仰遵祖
訓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爲圖說名曰養正圖解輒
錄上塵以俟裁定夫聖須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
蒙養古者八歲而就外傅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
入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
抑惡教之故志使知廢興焉而戒懼教之訓典使知族
類而比義蓋積習見聞納之軌物故成材易也皇上笵
型在上不肅而嚴諭教條章直有方駕古人同符聖祖
者玆之寡陋如爝火然詎足以庚日月之明顧塵露區
區不爲河嶽所吐棄必將有繼玆而出者纘聖志而成

之矣特著之序以俟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焦竑謹序

翰林院修撰臣焦竑題為恭進圖解以仰裨諭教事臣
蒙恩拔擢列於禁近萬歷二十二年恭遇皇長子出閣
叨與勸講之役供事以來荏苒四載學術空疎靡所補
益頃皇長子天姿日茂睿齡加長多識前言往行此適
其時而日所講讀止尙書論語二書雖聰明饒於天授
而覩記猶為未廣於臣等自效之義竊有未安伏覩太
祖高皇帝諭教太子諸王自經書外旁及資治通鑑大
學衍義諸編三書並授著為成規已又選秀才張宗濬
等陳說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諸故事及民間疾苦稼穡
艱難之類為法甚悉即先臣鄭紀鄒守益霍韜亦並為

聖功圖以獻於朝無非循典制重元良爲宗社長久計也近該輔臣題奉講解通鑑謹候旨行無容別議臣愚不自揆仰遵成憲竊比前修擇載籍中故事有關法誡者稍加訓釋并繪爲圖名曰養正圖解裝潢成編上塵乙覽夫以輔臣輪侍觀劘既深同官敷陳開導備至豈臣之區區能爲有無獨念皇長子罷講以後居多暇時尺璧之陰未宜虛擲輒抒一得之愚稍爲緝熙之助如蒙皇上不棄菲葑謂爲可采特敕皇長子於退食餘閒時加紬繹庶幾虛明之心先入爲主典訓所漸不言而化其於升高陟遐未必無補臣愚冒昧上言不任惶悚

緣係恭進圖解以仰裨論教事理合謹題請旨計進養
正圖解二部萬歷二十五年九月初八日題奉聖旨覽
奏知道了所進養正圖解留覽并賜了前有旨皇長子
體質清弱不奈久勞講學書籍俟循序漸進以副朕眷
愛之意禮部知道

養正圖解目錄

教子務學

條陳故事

嘉獎勤學

下車問疾

遣使質疑

愛惜郎官

託物喻政

禮聘遺賢

師事名賢

教子讀書

傷指自悲

運甓習勞

不賣的盧

覲稷進規

投籤警寐

弓矢喻政

開館親賢

習射殿廷

崇師問道

上書減膳

借事納忠


寢門視膳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王季是文王之父文王爲世子時朝見王季每日凡三次雞初鳴時卽起著衣服到王季寢門外問內豎之供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對曰安文王喜形於色及日中時文王又到問安也似早間一般及日

晚文王又到其問安復似日中時一般王季若少不循其起居飲食之常此爲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文王卽憂形於色至於行步錯亂不能以正他憂苦的模樣如此必待王季飲食復初然後憂解亦如初每上飲食必先察看寒煖之節何如恐過冷或過熱皆能傷人也及食畢徹膳又問所食幾何與喜食者何不喜食者何於是命掌膳的人曰末有原原是再言飲食已用者勿再進也膳宰應曰諾然後文王乃退夫問安視膳世以爲人子事親之禮然文王當時豈以爲禮當如此而勉强以行之哉只是一念愛親之

心萬不容已既不能放下他又不肯輕動著他所以時時只問內豎與看其飲食不如此則其心都過不去了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只看孩提離卻父母便一時也難過文王雖聖人亦不失其孩提之心而已若無此一段眞意縱依著文王的格式行去終是勉強非善學文王者也


膳斥鮑魚

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太公姓呂名望發是武王名武王爲太子時文王使太公爲傅一切起居飲食有不中節處無不救正武王好食鮑魚太公不肯與說道鮑魚一向不登俎豆是非禮所當食也豈有非禮之食而可以養太子哉一飲食之小必教以正道不肯苟從如此兄所言非正言所行非正事所親非正人其相匡救又當何如也北齊廚宰進太子食中有邪蒿助教邢峙方授經遽令止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太子所宜食文宣

聞而大嘉之此事猶有古人之遺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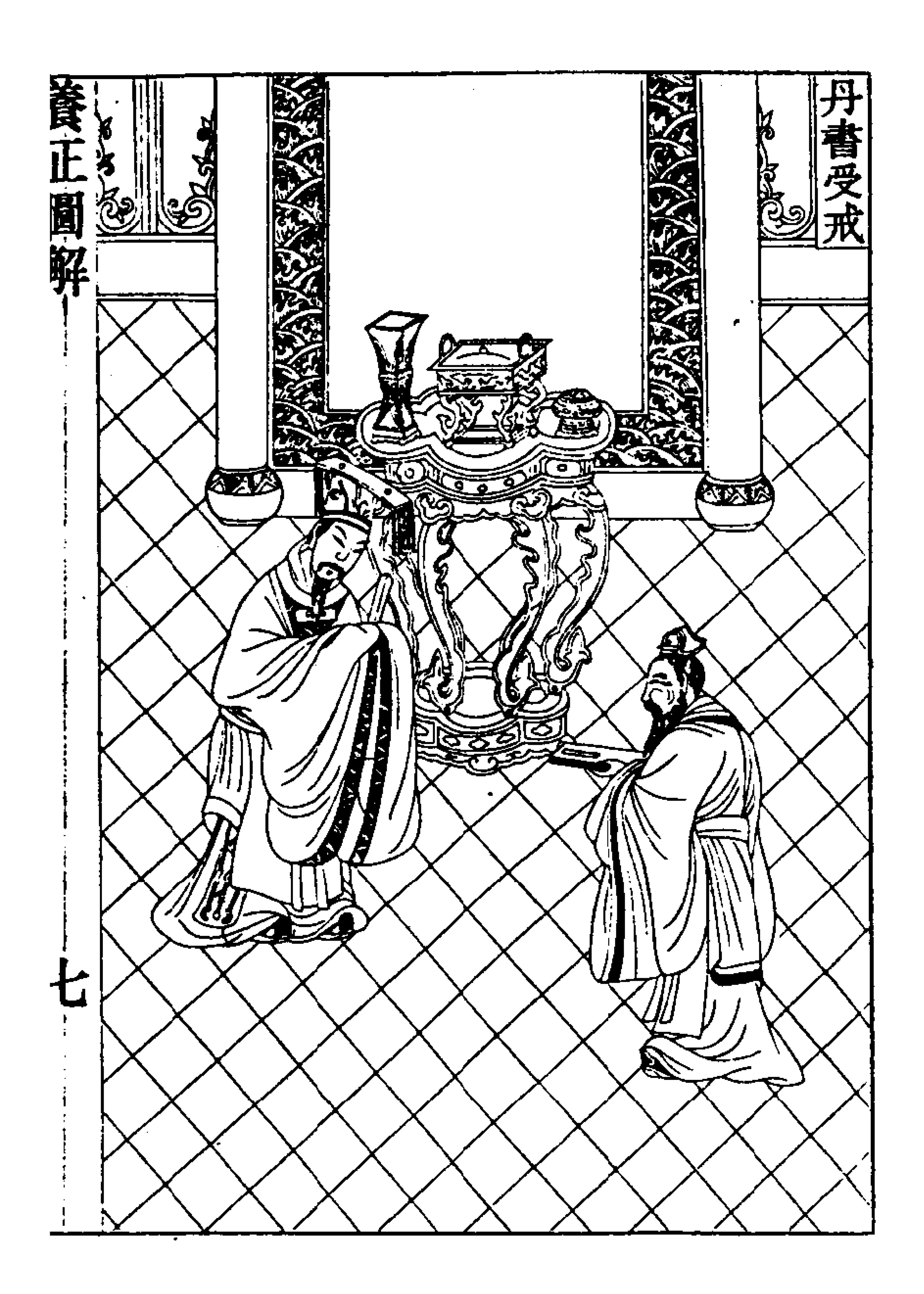

振貸貧民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當如何呂望對說王者之國心存愛民故其富在民霸者之國厚招遊士故其富在士僅存之國政在大夫故其富在大夫若夫無道之國則厚斂於民以爲私藏故其富在倉府而已夫財貨欲其行如流水故謂之泉布若專務積之而不散是以有用之物置之無用之地徒使羣小耗蠹

于中盜賊窺伺于外閭閻無蓋藏百姓不聊生譬如以器盛水上面溢出來下面漏下去必至於枯竭而後已國焉得不亡乎文王見他說的好故稱其言之善呂望說旣是善言當速行之若至留過一宿便非國之福也文王卽于是日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可謂不宿善矣蓋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不在官不在民則必在勢要之家矣大抵在下則治在上則亂而其原必在人主淸心寡欲則用度自然不多取民自然有節由此天下化之士大夫有廉儉之風閭閻無奢侈之俗國家殷富萬民樂業太平

之治可以長保矣


丹書受戒

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尙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書之言怵若恐懼而戒書於席四端爲銘焉

武王初年問師尙父說治天下之道莫過于黃帝顓頊這兩箇聖人今其道還有可見者否我將遵而行之也師尙父對說有一卷書叫做丹書二聖人之道皆在其中王欲聞之須重其事齋戒而後可武王於是齋戒三日乃端冕而出請先王之道至大不可北

面相授受也王乃東面而立不敢居君位師尙父西面而立亦不居臣位乃述丹書中的言語說道凡爲君者敬畏勝怠忽國必昌怠忽勝敬畏國必亡公義勝私欲事必從私欲勝公義事必凶古聖王之道盡於敬與義兩言而已武王聞此惕然悚懼書於席之四隅以自警焉然敬非矜持卽此心之無放者是已義非勉强卽此心之無欲者是已人能順其良心之自然而不以人力參之則敬與義自在也不然別以一心操此一心思勝怠而怠將四起思勝欲而欲且橫生其端無窮終不可得而勝矣故一則爲敬以直

內一則爲以敬直內一則爲集義一則爲義襲其幾甚微而王霸公私之分實在於此學聖人者不可不早辨也


聽朝四輔

禮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正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弼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

明堂位是禮記中篇名導君以道者謂之道廣君之志者謂之充匡君之過失者謂之弼輔君之遺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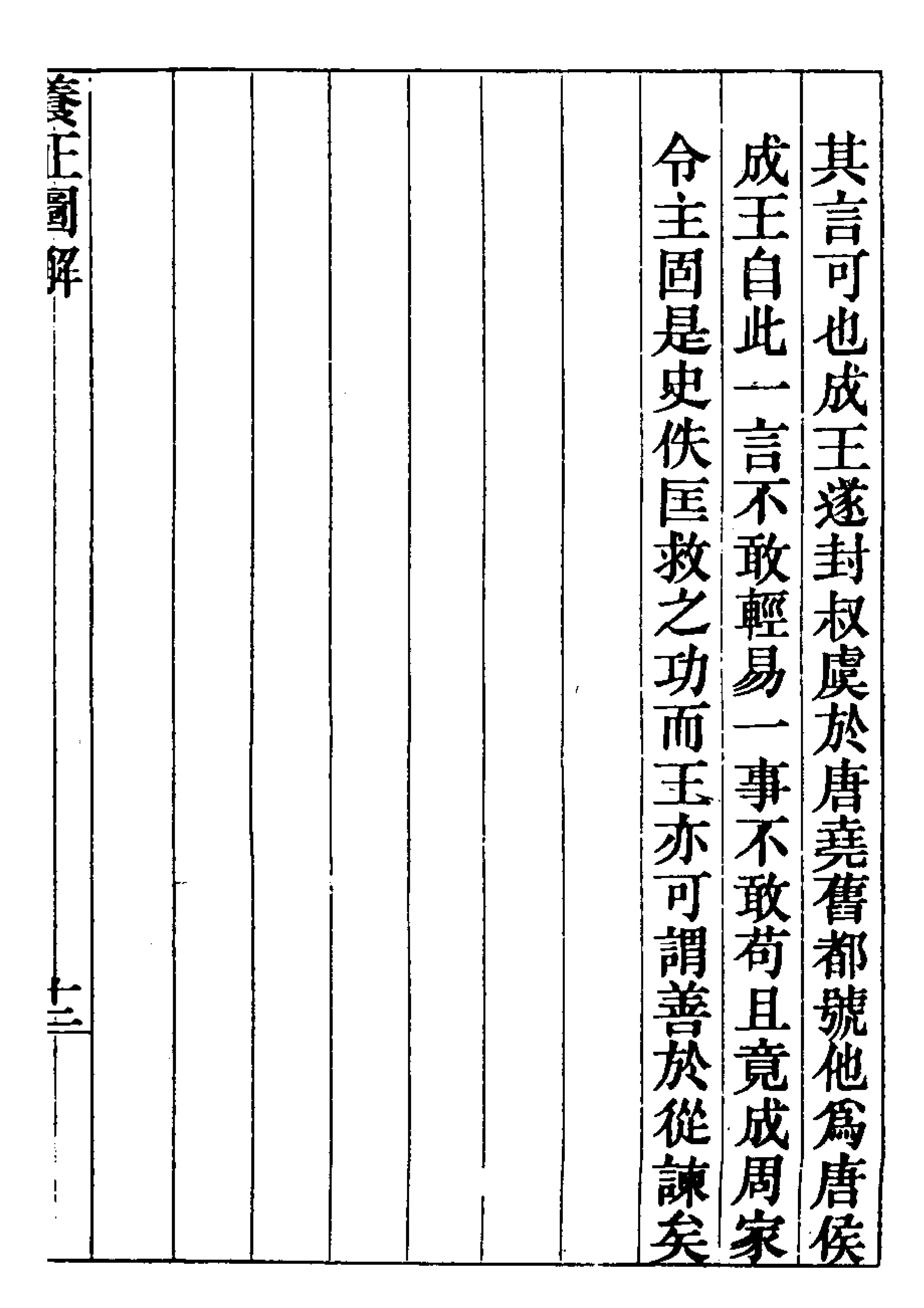
謂之承四者卽當時前後左右的官名成王有美質
而又前後左右磨礲漸染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
是以德性日醇道化日廣非偶然也然不獨此耳當
時常伯常任以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
司庶府無不得人其輔君成德者豈一二人之力哉
下至西漢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衞則虎
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
安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
也豈古道未湮漢人猶得而聞之故耶誠能精簡端
良博古之士列於四旁以參諷議以備討論不必限

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人得盡情忠無不達所以增益學問裨補聰明者當不在古人之後矣


桐葉封虞

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爲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命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

成王一日與他少弟叔虞在宮苑中閒遊將桐樹葉翦削做諸侯所執的珪戲與叔虞說我把這珪封你爲侯這是一時的戲語那時有臣史佚在旁就請命官擇日行册封禮成王說我只與他相戲爾豈眞欲封之耶史佚對說天子口中無戲言一言既出史官就紀在書册上行於政事有大禮以成之有大樂以歌之如何戲得今王之言既出則亦因而封之以踐


其言可也成王遂封叔虞於唐堯舊都號他為唐侯
成王自此一言不敢輕易一事不敢苟且竟成周家
令主固是史佚匡救之功而王亦可謂善於從諫矣



亟用賢人

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衞人也衞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於是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

甯戚見齊桓公說之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之以治天下蓋知桓公可以有爲故勉之以霸不徒保守一國而已於是桓公大說將任用之羣臣爭曰客衞人也衞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至衞問之衞人果以爲

賢然後用之未為遲也桓公說不然人不能無過恐其小惡不齒於鄉黨則因以掩其美矣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夫馬或以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蓋英雄豪傑之流多不護細行或為鄉曲所非笑而其胸中固隱然自負以霸王之略一旦遭時遇主雲蒸龍變不可羈制而蓋世之勳成矣惟明君聖主諒之於形迹之外拔之於儔伍之中如九方皐之相馬牝牡驪黃皆所不計如大匠之擇木不以尺寸之朽而廢棟梁之用斯足以展其奇耳若拘拘然察其小節遺其


戒君節飲

陳敬仲爲公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陳敬仲是陳國公子名完字敬仲避亂適齊齊桓公命爲公正嘗飲桓公以酒酒酣而樂公以其夜也欲以火繼之敬仲對說臣之飲君止卜其晝未卜其夜令繼以火使君縱酒留連非臣之意也故不敢左氏記此即贊之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敬仲此舉其于仁義可謂兼之矣蓋酒者先王設之以爲祭祀宴享之需不可盡廢然不以禮節之傷性敗德無所不至漢班伯曰沈湎于酒

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出於酒豈可縱哉先人君動法於日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各有其度乃可以保壽命之源杜逸豫之漸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有志者深惟古誼時加儆戒其無忘敬仲之言可也



善言格天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

十一歲臣請伏陛下以候之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熒惑是火星心是東方之宿當宋分野子韋是宋太史善占候者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問于子韋子韋對說熒惑是天之罰星其占爲亂爲賊爲疾爲饑爲兵所居國受其殃今分野在宋則禍當於君於是欲移於宰相又欲移於民又欲移於歲景公皆不從獨願以身當之發三善言而是日熒惑卽退三舍延年二十一歲其應有如影響何也董子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

出怪異以警懼之顧人君以實應天則天可格以德勝妖則妖可息非禱祠祈禳之虛文可以塞責者謂當妙選賢良毗輔朝政然後賞罰二柄更思其中念名器不可輕授也則賞不加於無功念紀綱不可寖弛也則刑必行於有罪知貨財有限則量出入而裁減之知將士多惰則明號令而約束之一令之出必信於人一言可嘉必用其其討盡塞僥倖之路精辨愛憎之言推此類而具行之雖有象緯之變流行之災自當易而爲嘉祥轉而爲和氣何足爲治之累哉


自結屨綦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晉文公春秋霸主名重耳黃鳳之陵是地名文公與楚戰行到陵傍履繫解文公不使他人乃自結之左右問曰公何不使人而自勞乎公曰我聞上等之君其左右與處者必其人之可敬者也中等之君其左右與處者必其人之可愛者也下等之君其左右與處者皆其人之可慢者也結履之事必可慢之人乃

可使之若寡人雖不敢言上君所用者都是先君遺下的人非可敬則可愛者也豈有可敬可愛之人而使之執僕隸之役者乎我是以難於使之也文公左右無非賢人文公又能敬禮之如此此其名聞諸侯爲五霸首有以也夫古人說能師士者王能友士者霸後世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豈不以霸王之業爲美哉其識趣不足以及此耳


夫婦如賓

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曰季是晉文公之臣名胥臣冀是地名冀缺是當時人姓冀名缺田中去草叫做耨饁是饋食於野曰季爲晉文公使過冀見冀缺田中去草其妻饋食於夫甚爲恭敬相待如賓客一般曰季知其賢遂與之同歸言於文公說敬是德所會聚人能敬則衆德皆歸故必有德有德者足以居上治民君何不用之嘗聞

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出門使民人所易忽見賓承祭人必加謹於易忽之時而能加敬謹仁之法則卽此而在蓋仁卽人心敬存則心存乃其理耳文公信之卽以爲下軍大夫孔子告仲弓爲仁亦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豈其古語孔子聞而稱之故耶大抵夫婦之閒易爲褻玩況人主深宮之中左衞袖而右姨施甘言遜色爭妍取憐卒至昵能消正義不勝恩男牽於欲而失其剛女狎於愛而忘其順沉溺浸深忍情難決儆有不可勝言者孰若以禮隄防之令寵嬖不犯而宮闈常肅之爲美也哉觀

者即冀缺之事亦可以得師也


託相獻規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荆是楚國莊王是楚君時有善相人之術者名聞國中莊王召而問之其人說道臣非善相人但看人所

交之友便知其人之吉凶百無一失如看布衣之人所交皆孝弟純謹畏上法令的此其人亦必孝弟純謹畏令者也由此家日益身日榮豈不謂之吉人乎看事君之臣所交皆有誠信有行誼一心好善的此其人亦必誠信有行好善者也由此事君日益官職日進豈不謂之吉臣乎看人主其朝臣多賢人左右多忠直遇人主有差失都交爭正諫不肯苟從則人主所行得免於過動由此國安主尊天下日服豈不謂之吉主乎故我看人之吉凶非決於其人決於其友也此人蓋有道而託於術以諷者莊王聞其言大

喜之於是亟收士以自輔朝夕不懈遂得孫叔敖將
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楚成霸功國安主尊天下日
服果如相人者之言語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
豈不信然哉


廷理執法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罪

楚莊王時有門名曰茅門楚國之法羣臣諸公子至此俱下車若馬蹄踐簷下之霤者斬其車之輈并刑戮其御車之人太子入朝犯之是時廷理卽行此罰

亦可謂能守法矣太子不知怒其辱已故入而泣欲王誅廷理王告太子說法者非一人之法所以敬宗廟尊社稷者也故臣下有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就是社稷之臣社稷之臣豈可加誅若犯法廢令不敬社稷是爲臣而棄君居下而犯上臣棄君則主不能固其威下陵上則上不能安其位如此社稷且不可保吾將何以遺子乎於是太子退走避其所立之位而再拜請罪嘗聞國無常强亦無常弱奉法强則國强奉法弱則國弱然行法當自貴近始若能行於疎遠不能行於貴近則人皆得而撓之勢必至賄賂

公行豪强得志法吏因缘為奸而上下其手百姓之怨謗叢興國家之社稷不保矣楚王之能行法如此所以能狎主夏盟與齊桓晉文爭烈也


仁言動眾

楚王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
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蕭是國名民逃其上曰潰申公巫臣是楚臣纊緜也
楚王圍蕭蕭人潰時天寒申公巫臣言於王說三軍
之士多寒王聞其言於是巡行軍中拊循而勉勞之
但見三軍感王之恩一時皆忘其寒郎如挾纊之温
一般夫言者我之所輕命者彼之所重令一言感人
而能使三軍之士爭出死力以相爲則絕遠其下視
之如草芥者彼豈肯忘身以爲國哉古人有言視卒
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

死非虛語也雖然用兵之道恩意不可不篤紀律不
可不明昔穰苴戮莊賈孫武斬宮嬪號令嚴肅懍不
可犯故可進可退蹈水火而不辭蓋恩施然後行法
法行然後知恩兩者固相濟而不可偏廢也若承平
既久將驕卒惰平時畜養之恩視之爲當然小不如
意則奮挺而呼此亂之道也高歡言吾至洛陽宿衛
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彛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爲政若
此事可知已因傾產結客有橫行天下之意夫以紀
綱不立軍政廢弛至於姦雄生心禍亂日起則徒惠
豈足恃哉此又不可不知


因樂求賢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悼公是晉悼公司馬侯是晉大夫羊舌肸是叔向名春秋當時紀事的書列國史書通有此名悼公與司馬侯升臺望遠以爲甚樂司馬侯恐其以佚遊而忘德義也對說升高臨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問何謂德義侯對說諸侯凡有作爲日有賢人在其左右以其善導君行之以其惡爲君戒之如此可

謂德義矣公又問誰能如此侯對說羊舌肸習於春秋必能以德義輔君乃召叔向爲子之傳蓋人君之心不用於佚樂必用於親賢二者人心觀望之所繫國家治亂之所出不可不謹也何則君好德義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成上之德義而圖天下治安故治必從之君好佚樂則小人皆動其心欲承順上之佚樂而圖一身富貴故亂必從之人君縱以佚遊爲樂獨不爲一身之修否計乎獨不爲天下之治亂計乎宣王命魯孝公訓導諸侯爲其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而賈誼論諭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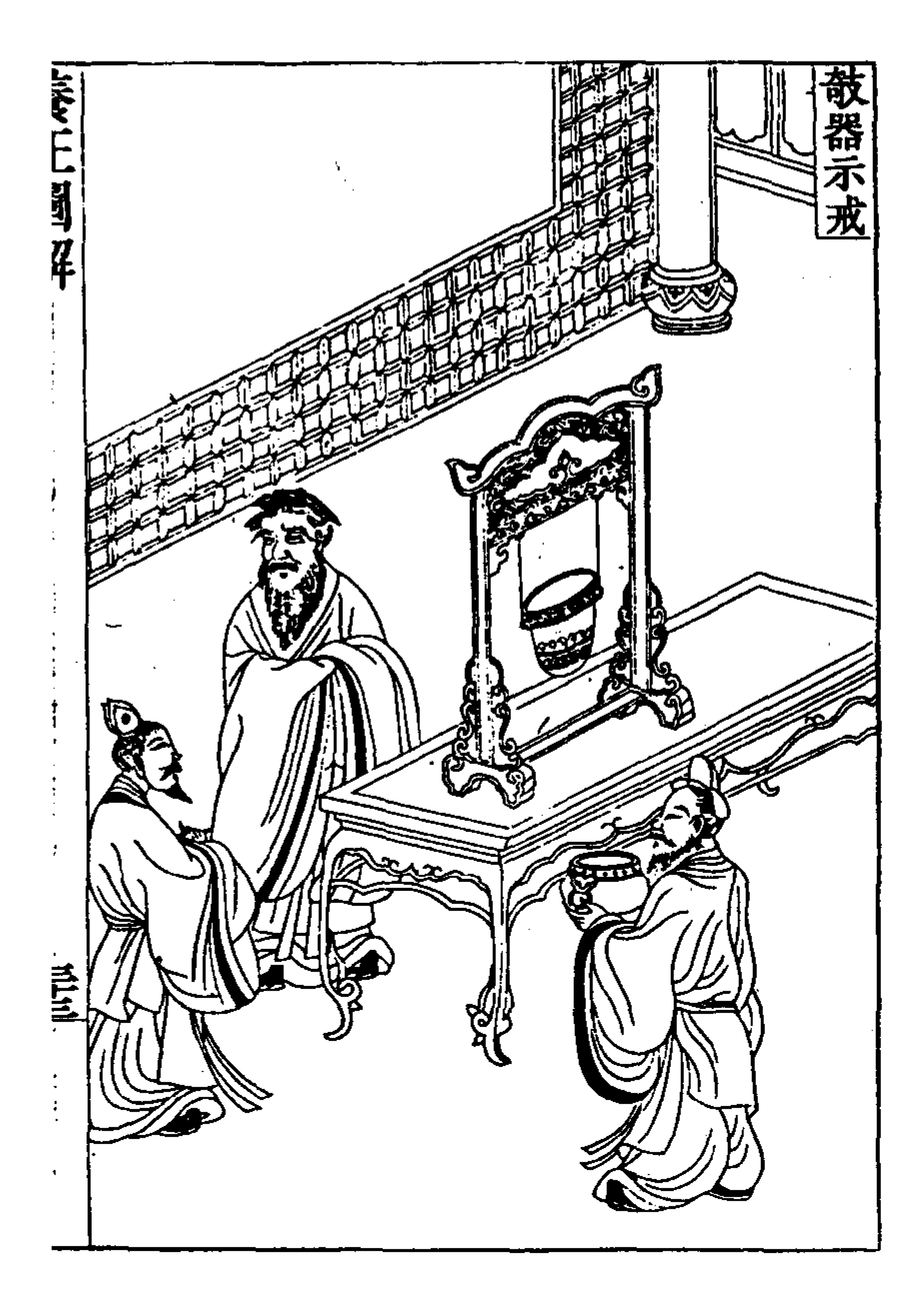
亦欲選天下之端士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蓋咨諏舊章考求古義茍非其人難以稱職正司馬侯舉叔向意也不然邪僻者無以弼違空疎者無以待問其何益之與有此最所當先擇也


得賢弭盜

晉侯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士會范武子也黻冕命卿之服晉置三軍以上卿爲中軍帥執政者也羊舌職晉大夫稱字解做舉字晉侯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加以太傅之官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說我曾聞禹舉善人則不善人遠去可見善人在上僥幸之民自無所容於國非驅之也蓋朝廷用非其人則操柄者以姑息爲政而不必懲惡嗜利者以苟免爲事而無心畏罪盜賊公

行實自上教之也惟賢人者德行足以服遠近之心威望足以寒姦邪之膽一旦柄用豈但可爲弭盜計哉如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秦人不敢窺兵於西河孝文使魏尙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楚用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古人謂十萬之衆不如一賢非虛語也永和中李固朝會見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壓羣望者爲之歎息然則未得賢當思致之得賢當思愛惜而盡其用勿徒漫不加意使姦人敵國恣行而莫之忌也


欹器示戒

孔子觀於周廟有敧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座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座之器滿則覆虛則敧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敧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惟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孔子觀於周廟見有一敧器問守廟者說此爲何器他對說此是右座之器孔子說嘗聞此器盛水滿則

覆無水則攲水酌中則正果如此否守廟者對曰然
于是使子路取水試之果是如此孔子有感喟然歎
曰嗚呼人豈有盈滿而不傾覆者哉蓋古人深明盈
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著爲明訓不一而足猶
恐人不能警醒故制爲是器寘於座右時時見之入
目警心不敢自滿則天下國家可以長保而不至於
傾危此古人深戒後人之意孔子所以見之而興歎
也子路因問持滿之道孔子說高能處之以下滿能
處之以虛富能處之以儉貴能處之以卑智而能若
愚勇而能若怯辯而能若訥博而能若淺明而能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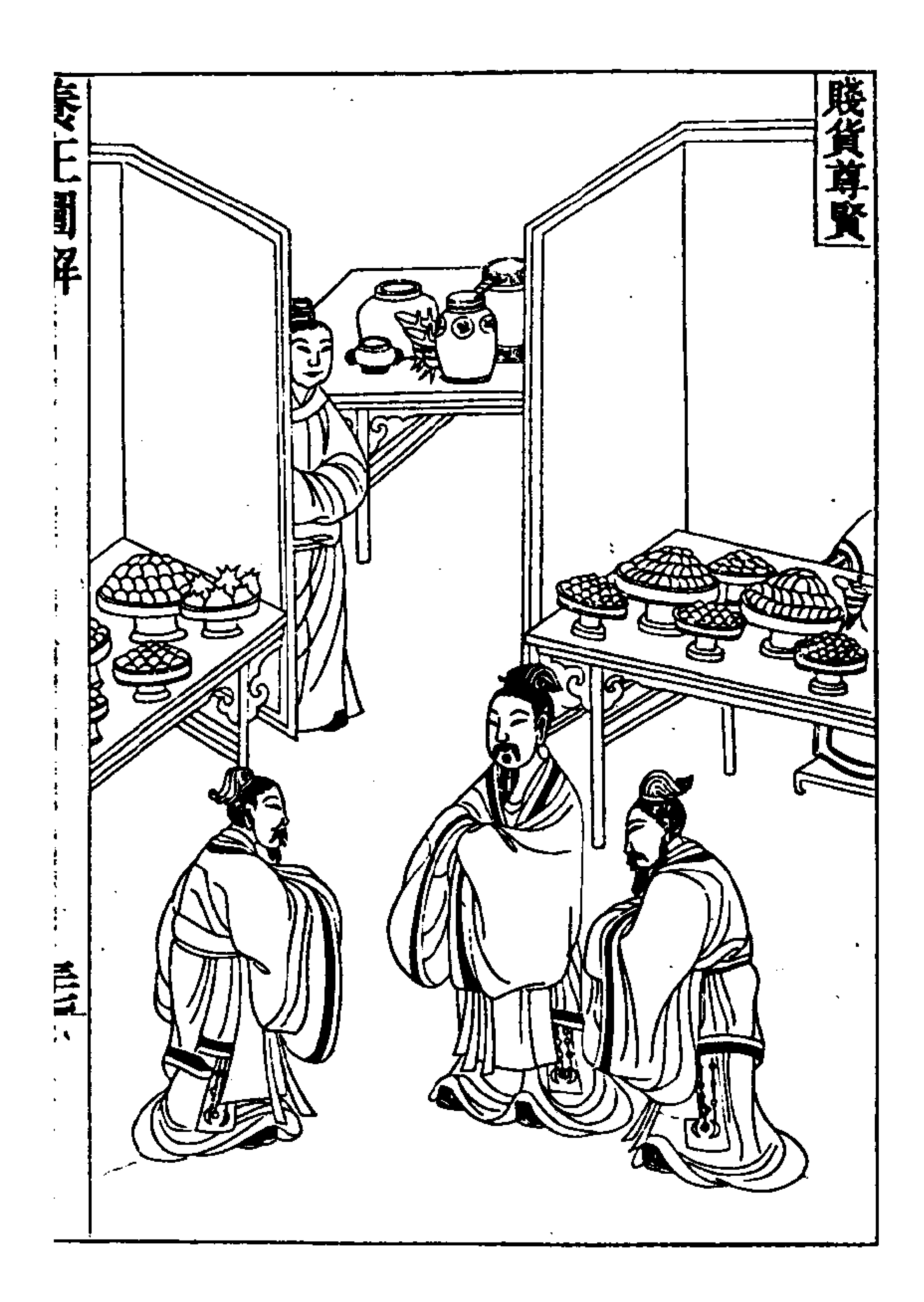
闐是謂能自損而不使至於窮極非至德不能及此
又引易之言說能自損者終必至於益也孔子此言
說持盈守滿之道可謂深切著明矣人主宜寫一通
置之座側比于侑巵可也昔宋眞宗嘗爲攲器論以
示羣臣亦可謂知自警者然猶不免于天書之誑惑
則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豈不信哉


金人示戒

孔子觀於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形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莫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君子知天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孔子顧謂弟子曰其言雖鄙而中事情

金人是鑄銅爲人三緘口上加以三結示不可容易

出言的意思銘詞明白詳悉無待衍說大抵古人制
器尙象無非至教如湯有盤銘武有刀劍戸牖銘目
擊道存令人有惕然警醒者若太廟金人敧器尤爲
顯著皃皆經大聖人論說一番學者時時細玩之不
虛古人垂戒至意可也


賤貨尊賢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曰觀射父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王孫圉楚臣簡子晉卿趙鞅也鳴玉鳴其珮玉以相禮珩珮上之橫者觀射父左史倚相二人皆楚臣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禮問王孫圉說聞楚有白珩今猶在乎其爲寶值幾何王孫圉

說金玉玩好有之不足重無之不足輕楚何寶焉楚
惟以觀射父與左史倚相二賢爲寶蓋觀射父善於
詞令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君爲口實而
非毀之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道
訓典以敘百事或善或敗朝夕獻之於君使無忘先
王之業故友邦輯和而無所違强鄰環伺而不敢動
使國家重於九鼎大呂者此楚之寶也若白珩不過
先王之玩具而已何足爲寶哉大學所引楚國無以
爲寶惟善以爲寶二句正指此而言古語云寶得其
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王孫圉之言能辨於此亦可

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已


泣思直臣

周舍語趙簡子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無何而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泣諸大夫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無罪昔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諤諤是直言無隱的模樣簡子之臣有周舍者說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以從書君之過日有記月有

成歲有效庶幾君之有所警醒也簡子從之朝夕出入皆與之俱未久而周舍死他日與諸大夫飲于洪波之臺酒酣忽思周舍爲之泣下諸大夫不知以爲必有得罪處走而請問簡子說大夫無罪昔周舍有言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可貴也衆人諾諾順從不若一士諤諤直言有益也昔商紂之臣皆默默而商亡武王之臣皆諤諤而周昌今自舍死未聞以吾過相告者吾亡無日矣是以泣也蓋古者人君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又有御史立柱下君舉必書故其史爲當時實錄而爲君者亦有所忌憚而不敢爲非也

後世史職雖具人君言動悉不得聞至御史專以諫諍爲職然阿諛順旨者多正直敢言者少卽敢言矣而人主有受有不受又不得面陳託之章疏於是深者不敢盡言粗者又不足聽甚至犯威觸忌有斥逐貶徙論爲城旦鬼薪者不少矣如是人臣誰肯忘身爲國者祇有默默避罪而已主明臣直若簡子之君臣眞可法也


詢求政術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董安于是趙簡子之臣蹇老是當時賢者董安于治晉陽問爲政之道于蹇老蹇老對說爲政之道有三曰忠曰信曰敢而已董安于恐於三者用之不當故問忠將何所用乎則對說忠以效于主以事君不可欺罔也問信當何所用乎則對說信以施于令以出令不可更改也問敢當何所用乎則對說敢以施于不善人以去惡不可姑息也董安于聞之說此三者

足以爲政矣夫事君必定要忠出令必定要信人皆
知之至於不善人有謂當寛假之使之有所容者有
謂當徐制之不可激其變者其言亦似有理不知小
人易進難退眞知其不善必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然後可稍有不果彼或曲爲承順以固其寵
招來黨與以厚其勢廉恥之心盡喪窺伺之姦百出
一旦得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後世有用賢如轉
石去佞如拔山者是敢用于善人不用于不善人也
政豈有不亂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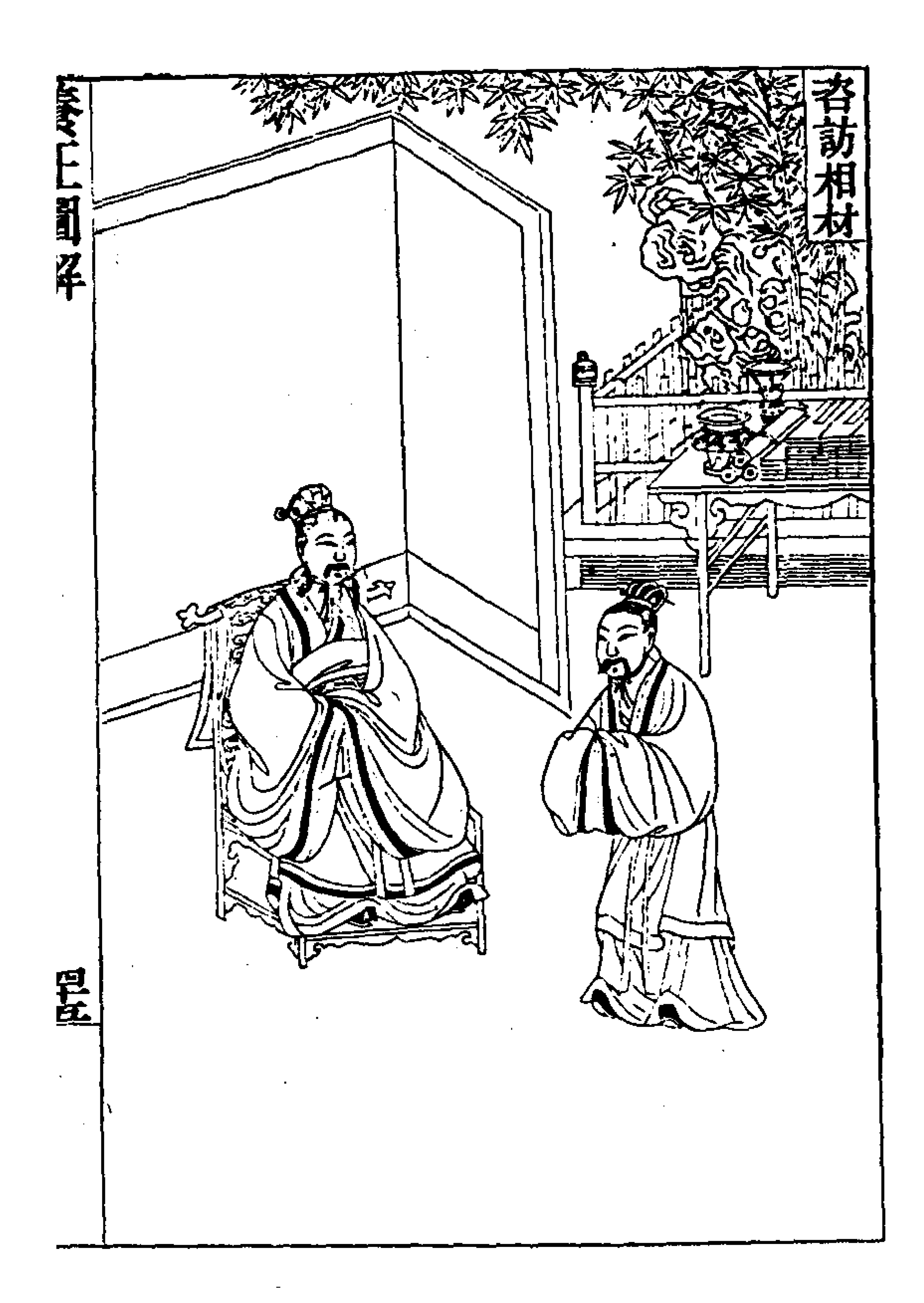


誅絕佞人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于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趙簡子晉卿嘗與欒激遊惡其爲人將沈之于河說吾嘗好聲色矣欒激即爲我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欒激即與我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欒激即爲我求之今我好士六年不爲不久也欒激未嘗進一人夫三者之好是吾之過也彼皆先意承順使其過日長非進吾過乎賢士之好是吾之善也彼則壅閉

不通使吾善日退非黜吾善乎所以沈欒激于河者以此蓋小人事君必先求中君之欲使其心志蠱惑怠於政事威權去已而不自覺然後徐起而收之專權擅政無所不爲君幸而覺悟則黨與已成難於卒去不幸而不悟則國家之敗亡隨之故君子之進小人之所甚不樂也君子見用則必導君以正以勵精圖治爲勸以般樂怠傲爲戒彼小人者何以肆其奸哉簡子於欒激深知其奸使無所容其他凡爲小人者自知警懼凡逢君蔽賢以成已私者皆有所不敢矣此最爲人上者所當法也


咨訪相材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魏文侯是戰國諸侯其弟名季成其友姓翟名黃文侯欲二人中擇一人爲相而未能自決故問李克李克說君若置相不必問此二人但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則相可定矣此所謂達視其所舉也文侯悟於是稱其言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之所進也

以樂商爲賢季成之所進也所進者不肖則其人之不肖可知所進者賢則其人之賢可知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也於是文侯以季成爲賢而相之季成是文侯的親屬翟黃是其近臣皆可以爲相但以所進的賢否別之李克之言誠確論也人君惟知人是第一件事但知人最難毀譽失實喜怒任情或本是賢人錯說做不肖或本是不肖錯認做賢人又有明知其賢乃惡其持正而疎遠之明知其不肖卻喜其阿順而親近之如此而望得人以圖治不可得已文侯小國之君耳猶知擇相不可苟而以其類求之由

他平日以子夏田子方爲師友每過段干木之廬必
式賢人講明已非一日宜其識見高於尋常萬萬也


式閭禮士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之其僕曰君胡爲式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式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伏軾起敬其僕問君何爲式

文侯說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賢者也吾安敢

不式且吾聞干木未嘗肯以己之德易寡人之位也

吾安敢驕之段干木所光顯者在德寡人所光顯者

在地段干木所富厚者在義寡人所富厚者在財此

正所以不肯易也其僕曰干木既賢何不以爲相于

是文侯請相之不受乃致百萬之祿而時詣其館致

敬焉國人皆喜作爲歌謠稱誦之未久秦興兵攻魏

秦司馬唐諫秦君說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則其

君之賢可知賢君之國豈可以加兵乎秦君然其言

因按兵輟行不敢攻魏夫以段干木彈琴樂道詠先王之風文侯禮之遂使虎狼之秦寢其謀而不敢動賢於十萬師遠矣孰謂賢者無益於人國耶雖然干木隱士文侯能式其閭而未能得之以爲相若使子思孟軻之賢當時諸侯委國而聽之可以闢土地朝秦楚豈特使之按兵不動而已哉惜乎其不能也


政術論下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西門豹是魏文侯的臣曾爲鄴令文侯告他說爲令要全功成名布義豹問如何爲此三者文侯說你但

去無有一邑中無賢豪辯博的人與那好揚人之過
蔽人之善的人豪賢的人是有德者可去親近他辯
博的人是有學者可以他爲師好揚人之過蔽人之
善的人雖非君子可因他言語去察人的賢否不可
以自家獨聞的就去行蓋耳聽的不如眼見的眞眼
見的又不如足下踐履的足踐的又不如手裏分辨
的尤眞人初去做官就似走入暗室的一般都無所
見久了漸漸的明白凡事明明白白然後不亂然後可見
之行也文侯此言最宜詳玩蓋爲治之先務不過用
人行政二者而已然不可恃一己之聞見必互相稽

察然後可以得眞才必每事詳審然後可以定國是故古之明君日臨羣臣與講論治道則人之短長自見日理萬幾爲之綜核名實則事之諳練日精若日深居高拱百官不得見其面肆志偷安幾務不以掛于懷則股肱墮而庶事隳何以全功成名而布大義于天下哉若文侯者可謂知爲治之要務矣史稱西門豹之治鄴人不敢欺謂非有得于此哉


雨不失期

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虞人是掌管田獵之官獵是圍取禽獸此是史書上言魏文侯不失信于臣下的說話文侯一日與羣臣飲酒極樂天又下雨忽然傳命掌駕者要往田野中去左右止文侯說今日飲酒歡樂天又有雨難行君命駕將何往乎文侯說道我曾與虞人有約今日會獵豈可以天雨飲酒失信于彼而不與一會期哉于是竟到田獵所在親命虞人以罷獵之故其不溺于

晏安不忽於微賤如此傳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蓋凡人出言且不可苟況人主之言爲一國之命令繫萬民之觀瞻豈可忽哉文侯在春秋能尊禮賢人崇尚信義眞卓然於世俗之表者宜其有聞於後世也


旌賢去姦

齊威王初委政卿大夫國人不治於是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鄄子弗救衞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烹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卽墨阿鄄俱邑名薛陵地名威王初年不理政務付之卿大夫凡事廢弛國事不振一日忽奮然圖治召

即墨大夫來與他說自汝到即墨我左右的人都說你做官不好毀言日至吾耳中及我使人到即墨查看卻田野開闢無荒蕪的人民富足沒貧苦的官事修舉東方寧靜全與那毀汝之言不同是汝以正自守不交結吾左右以求扶持也乃加封萬戶以旌獎之又召阿大夫面責他說自汝治阿以來我左右的都說汝是好官稱譽之言日聞於耳及我使人到阿查看卻見田地荒蕪人民窮苦前時趙攻鄄在汝近地汝不去救接衞取了薛陵汝尚不知全與那譽汝之言相反是汝不幹實事專務交結吾左右以求名

譽也當日就烹了阿大夫幷左右之嘗稱譽其賢者從此以後齊之羣臣人人震恐凡在外做官的與左右進言的不敢懷詐飾非務盡其眞情齊國於是大治比前時不同矣可見爲治不在多術賞一人當功則千萬人勸刑一人當罪則千萬人懼覺察一無實之言而無實之言皆不敢復進在人主一奮發閒耳


敝袴待功

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敝是壞袴是下體之衣嚬是微笑韓昭侯有一件穿過的舊袴分付左右之人收藏之左右說仁德之君必樂予好施今吾君一敝袴不肯賜左右之人還要收藏似非仁德之君也昭侯說我聞明主行賞必加有功不但賜人衣物就是一嚬一笑也不肯輕易其嚬也必有所爲而嚬其笑也必有所爲而笑今袴雖敝是我服御之物豈特一嚬一笑而已哉我所以藏

之者將待有功之人然後以賜之耳夫人主一人之
有嘗足以厭衆人之求只是自爲愛惜不易施予則
偶有所及人自知恩不然賞輕則衆心不重衆玩則
激勸何施國家操柄由此而失其害非小小也申子
言於昭侯曰法者見功而予賞因能而授官君設法
度而聽左右之請法所以難行也他日申子請仕其
從兄昭侯曰非所學于子也吾聽子之謁敗子之道
乎其用子之謁於是申子辟舍請罪昭侯學申子之
學深信而力行之亦能以一國治況其大於此者而
無所從學是欲以手援天下也而可乎


井窺示警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見鏡其惟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

列精子高是六國時賢人聽行是聽其言而行之袪步是舉衣而步也粲然是明白的意思列精子高聽

行乎齊滑王他衣布衣白冠善履去會朝因雨袪衣下堂問從者說我之容貌何如從者說公姣且麗言其美也子高因步而窺于井則其貌甚醜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因喟然而歎說吾貌本醜而侍者以爲美因吾聽行乎齊王故阿諛之也况齊王是我所聽行者彼乃萬乘之主則人之阿之又甚矣我以井爲鏡故知貌之醜彼無所鏡其殘亡寧有日乎誰能爲王鏡惟士而已然鏡能照己之衣冠人皆悅之士能明己之得失人則惡之正衣冠之功小明得失之功大人不免得彼失此者以不知小大之類耳古人有言

以銅爲鏡見面之容以人爲鏡知吉與凶正是此意彼道德法度之臣正言敢諫之士皆人主之鏡也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苟能取人自鏡卽不善者且有益況其善者乎不特此也詩書載籍皆聖賢格言正論所在古今得失興衰之迹昭然可見一開卷便自有益人能取其善者以爲法惡者以爲戒是亦已之鏡也人主既能以人爲鏡又能以古爲鏡則庶幾矣


教子務學

漢高帝敕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漢高帝訓敕太子說道吾之生遭遇亂世當秦禁學之時故自喜己之所爲謂讀書爲無益及踐阼以來方去看書乃使人知作者的意思追思我昔日所行多有不是處又說蕭何曹參張良陳平諸公侯吾同時人年紀加一倍者汝見之皆拜并語於汝諸弟亦欲其知此意也史稱漢高不事詩書不喜儒生因其

初未見書册與眞儒故耳及稍稍讀書即能知作者之意又能因書之言省己之失是古今善讀書者莫如高帝也後來如光武當兵馬倥偬之際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而孝明尤垂情古典游意經學廊廟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詆欺不行可謂盛矣蓋聞古今之治亂則警懼易動聞閭閻之艱難則憂念易生退即晏閒必無過當前代之效歷歷可考也謂當延登耆艾博訪古今庶知六經決非虛器眞儒決非多拘廣問決非空文好學決非小用使天下實見學之能安國保民也

豈不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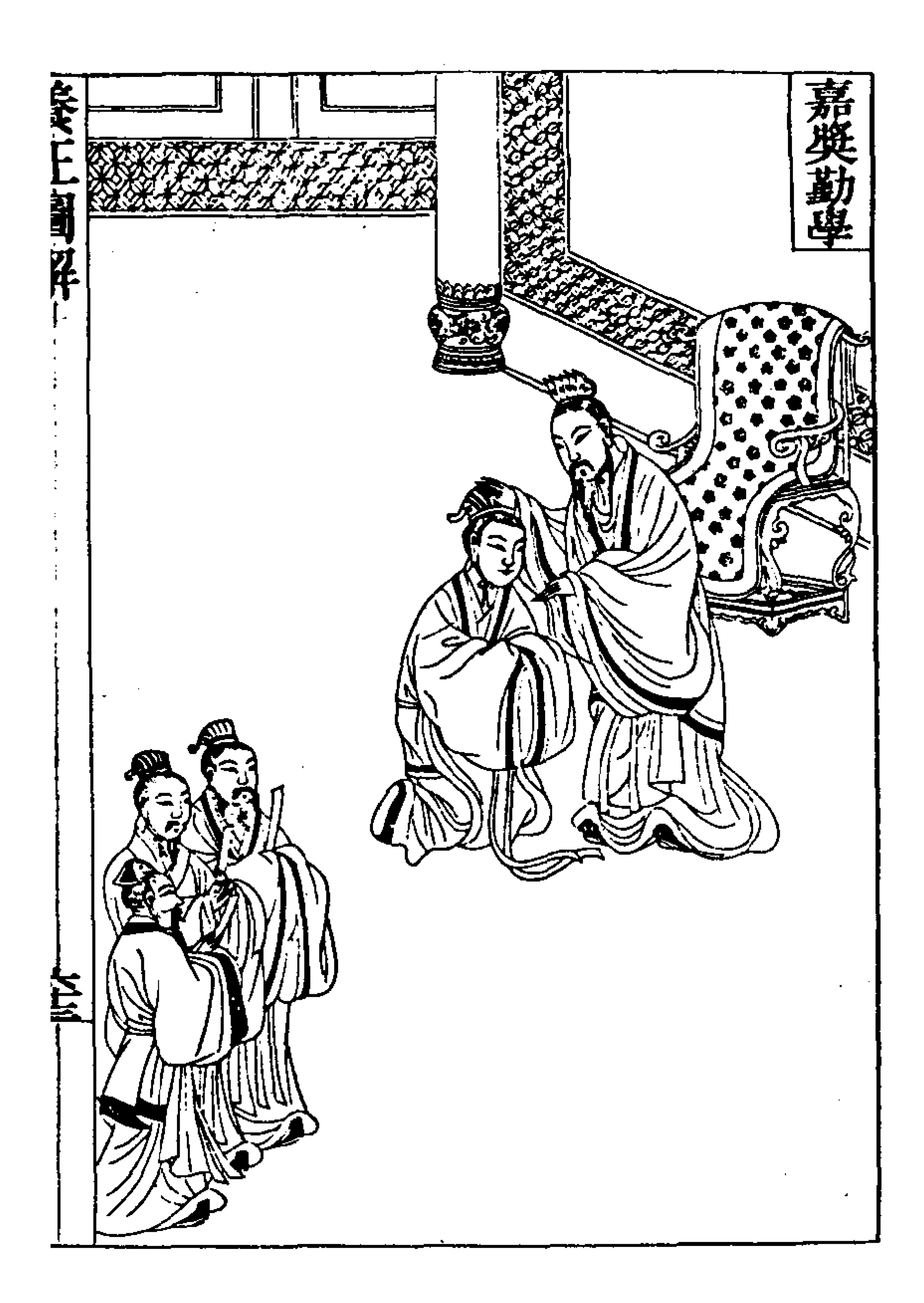

條陳故事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之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

魏相是漢宣帝時賢相平時好觀本朝舊事及章奏言一切便宜者其意以爲古事雖善行之今時多不相宜我領衆職惟務奉行當今舊事而已故於漢興以來行事有便於國家利於百姓者常常條奏以俟舉行如賈誼鼂錯董仲舒此三人皆近世賢臣言有可采務請於上施行之吏言所奏有故事詔書凡二

十三事是也大抵俗儒不通世務往往是古非今不知開創之主備歷艱難洞曉情僞其所建置至精至當故其時官清而事簡法嚴而令行爲子孫者但修明振舉無使廢墜足矣後世因天下太平無所事事寡識之士今日獻一策明日進一言議論日煩政事日替聽之甚美覈之無實致使祖宗之法陰壞而不覺非細故也商周令主如高宗成王曰監于成憲曰率由舊章未嘗舍近求遠空事紛更況國朝以百代爲元龜以烈祖爲寶鑑前世之美無不備具謂宜法祖宗考故事略虛文稽實效庶幾法嚴事簡賞信罰

必使操縱常出於一人廢置不牽於衆論國初盛治
長保於無窮豈不美哉如魏相所爲深達治體最宜
留意


嘉奬勤學

孝哀皇帝初爲定陶王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帝由此賢定陶王數稱其才爲加元服而遣之

文辭是古今相傳的典籍法律是朝廷見行的律令漢孝哀帝初爲定陶王時爲人好文辭與法律元延四年入朝使他王國的傅相中尉三樣官俱相從以來此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也來朝所從者傅而已

相與中尉皆不從二王所從官屬不同故上問定陶王盡從官屬的意思他對說漢家法令上道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二千石是食祿二千石的如傅相中尉皆是此於法皆當從王故盡令之來上又令他誦詩亦能通習其義而善說之因他平昔好文辭法律故能曉暢應對如此及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王不能對其不及定陶明矣故帝以定陶爲賢數稱其才爲之加冠而遣還其國所以寵異之也夫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然不知詩書則見理不分明不知法律則處事無案據此古帝王與祖宗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何可忽也况人之心必有所用不用之於正必用之於邪故詩書法律之學不好則聲色貨利田獵玩好之類將有乘隙而入者佚欲之念興憂勤之志輟天下何從而得其理哉我宣宗章皇帝宮中日置孝經尙書大明律三書於案朝夕講解間有不明逢人輒問後透曉事理爲一代明王此三書力也此則能知讀書之要又非孝哀之所能及也已


下車問疾

桓榮敷奏經書帝稱善使之授太子常令止宿太子宮
積五年榮薦門下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
後封榮關內侯甚見親重榮疾幸其家問起居下車擁
經而前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
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
漢書上說桓榮講說經書光武稱道他善講就著他
把經學傳授太子又恐功夫間斷著他住在太子宮
中朝夕講論到五年之久因榮薦弟子胡憲代他纔
許出宮然每早還要他一入上下之間相處親密如
此史上說太子經學通明博覽今古由此得之也後

日封榮關內侯有疾親往問安入街便下車徒行賜以諸物徘徊良久然後去此時諸大臣問疾者也都不敢乘車到門拜於牀下天子所尊敬誰敢不敬他顯宗自十歲時已通春秋又講學如此之專尊賢如此之篤所以永平之政無愧建武史稱其官民安其業雖榮輩連年勸講之效孰非帝折節親師之所致哉


遣使質疑

包咸永平中遷大鴻臚每進見賜以几杖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質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

包咸漢會稽人顯宗在儲位時咸入授論語永平五年顯宗以咸舊爲師傅自郎中遷大鴻臚每進見賜以几杖入屏不趨贊拜不名不敢以臣禮待之也此時帝學已成然遇經傳中有疑惑處卽遣小黃門就咸家問之其面相質證不待言矣他日帝幸辟雍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風化之美冠於一時孰

非帝勤學好問之所致哉竊謂臣主接見有時而手
敕下詢最爲便事唐王起以博雅聞德宗往往手書
咨訪疑事起輯爲帙名曰口宣一時詞林傳爲嘉話
如我宣廟問龍有翼者而檢討陳繼據爾雅以對孝
廟問龍生九子而編修羅玘舉其名以對武廟問文
獻通考有張星者司天不知也而修撰楊愼據周禮
史記以柳星對世廟問裔字兒瑣四字而愼據荀子
非十二子篇對書札往還未易悉數如稍倣此意披
覽之餘時勤淸問內可以疏瀹心源斟酌理味外可
以激揚儒雅鼓吹休明其視無所用心者何啻千里

而已


愛惜郎官

館陶公主為其子求郎上不許而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館陶公主是明帝之妹一日為其子求做郎官明帝不許但以錢一千萬賜之因對羣臣說天上太微垣中有二十五星名為郎位星可見郎官職位雖卑然上應列宿非同小可出補外任便是縣令宰制百里一方生靈託命於他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我所以不敢輕易與人蓋錢物猶可恩予名器不可濫授也明帝心切於愛民故為民擇官不以情奪可謂知所重矣前此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退而考察所行

以質其言名實不相應者必罰之有治理效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得良吏以保其民後世人主未聞某守某郡宰某邑親遣而問之曰汝作郡以何爲先汝作邑以何爲急者其在官也未嘗有察其言驗其行而誅賞之以示勸沮者其還也未聞勞而問之曰汝作郡除民害者幾興民利者幾汝作邑農桑較前孰富風俗較前孰美而觀其人材考其政績擢爲公卿百執事者由心不在民乃於吏治漫不經意如此欲官無殃民之政朝有得人之效豈可望哉



託物喻政

龐參字仲遠漢安帝朝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往候之棠抱兒當戸以一盂水拔大本薤獻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戸者欲吾開門恤孤也

龐參漢安帝時爲漢陽太守漢陽有隱士任棠參聞其有奇節躬往看之無非欲聞其言論以資治理也棠見參來乃抱小兒當門而立以水一盂大薤一本獻之口中更無一言參見卽悟其意説道水者是欲我清也拔薤者是欲我擊豪强之家也抱兒當門者是欲我開門恤孤也以棠託意於物而參遽能得於

言語之外如此其能成善治以循良稱豈偶然哉古之爲治者莫不各有師承如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周公執贄師見者十人漢初曹參起兵革爲齊相國猶能虛中堂以師禮事蓋公古人能成事功必有所自來類如此龐參於任棠得此意也迨世益下此風日微揚雄歎郡守不請士縣令不迎師況其上焉者乎無怪於治之不古若也


禮聘遺賢

順帝備元纁束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於是處士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

樊英字季齊南陽人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順帝聞其名以策書及元纁束帛聘之及至帝乃下寢殿爲英設壇席令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政治得失由此處士拭拂巾褐以俟旌車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處士上足以尊主庇民次足以潔已厲俗聖王皆當褒崇優禮以爲世勸我聖祖遣趙通聘壺關縣杜斆敕曰昔之御宇內者

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泰朕才疎遺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爾博學君子齒有年矣苻若到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爲加以顯爵與朕同遊夫以聖祖之盛德聘一儒生猶自謂才疎遺聖道之良宗其折節禮賢之心何如也歟一草莽之臣耳猶曰與朕同遊其待臣下之厚何如也嗣後天順中之吳與弼成化中之陳獻章猶閒一舉行今則寥寥絕響矣故大小臣工盡出科目不知敦實行者或不足於浮詞崇禮義者或恥同於奔競人材無窮豈一途所能盡括哉似當倣國初遺意令

守臣博訪隱逸遺材具以名聞然後遣使徵聘隨材
器使將人才爭自濯磨以承德意禮義廉恥可興風
俗可厲其有補於世道或非淺鮮也


師事名賢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埽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郭泰字林宗漢靈帝時人以有道徵嘗遊太學諸生三千人林宗爲之冠童子魏照求師事之供給灑埽之役泰說汝少年當精研文義講讀經書何得暇來與我相近照對說傳經之師求之易得人有可爲師範的甚難遭遇今我之來正以人師所在可朝夕觀摩以化於善如以素絲附近朱藍惟其所染耳蓋聖賢之道體於身心身心所有者其精也經書所傳其

糟粕也口誦古人之言而於身心毫無干涉亦復何益晉司馬越曰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豈非以一遇人師則目擊道存正容而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覩夫言語文字之末其爲得何啻霄壤哉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正欲學者師於人而不師於經之意魏照一童子而能見及此亦可謂穎異不羣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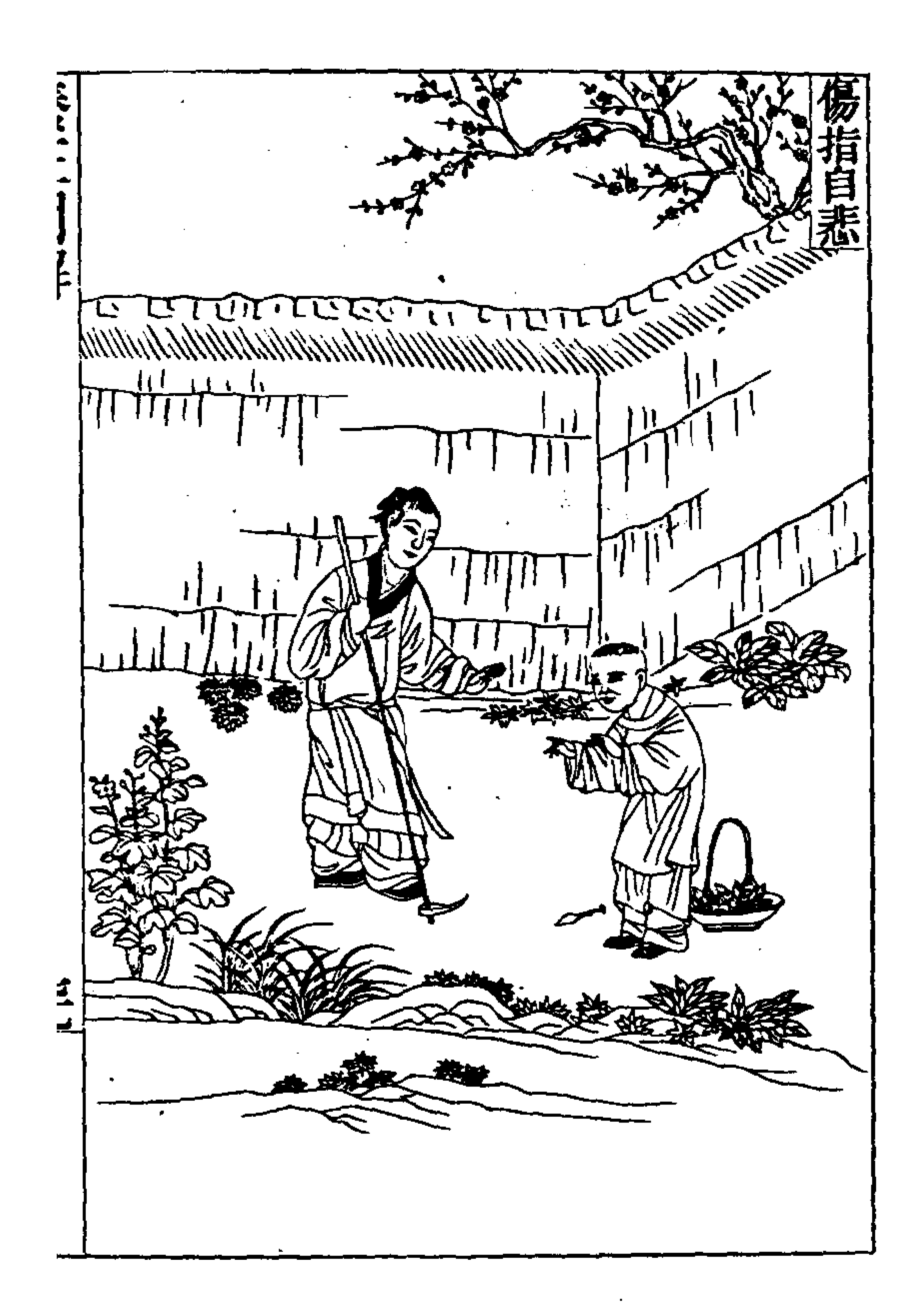

教子讀書

先主敕其子禪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

漢書是班固所作史書六韜是太公兵法商君書是秦人商鞅所作申名不害韓名非管名夷吾三子皆其所作書名先主戒子曰惡雖小積之足以召禍善雖小積之足以致福汝不可以小惡爲無傷而不戒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非賢而德難以服人爲善去惡正賢德者用力處也漢書記一代之實事禮記

多先聖之格言人知其當讀至申韓管商六韜等書儒者或非之先主敕以勉其子孔明寫以獻於君豈無故哉蓋衰世之主率多柔懦庸愚之佐惟知姑息故權橫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寬貸而人不知恩縱弛而威不能振姦宄得志紀綱不立不至危亡不止也此等書多綜覈法術之言時時誦讀益人意智自是不淺昔孟光問郤正譙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接待羣寮舉動出於仁恕光曰此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寧當如博

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繇此言之先
主蓋因其子之所不足者勉之不可以儒生之常談
論也



傷指自悲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范宣是晉陳留郡人年八歲時在後園中挑菜誤傷手指因大啼哭傍人問他汝之啼哭豈爲痛耶答曰我哭非爲痛也孝經上說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我今傷指便是傷了父母的遺體不孝之罪將無所逃此我所以悲耳夫古人教子立之師保師所以導之教訓保所以保其身體是養德養身都是少年切要的事范宣幼時能見及此可謂穎異不羣者矣觀孔子告孟武伯問孝曰父母惟其

疾之憂夫虧體則不孝謹疾則孝人子所以自愛其身以安父毋之心者可一日忽哉漢王吉有言俯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此皆可以保身者所當法也杖乘有言出車入輦命曰蹷痿之幾洞房淸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此皆可以害生者所當節也如二子之言可書座右以代箴銘


運甓習勞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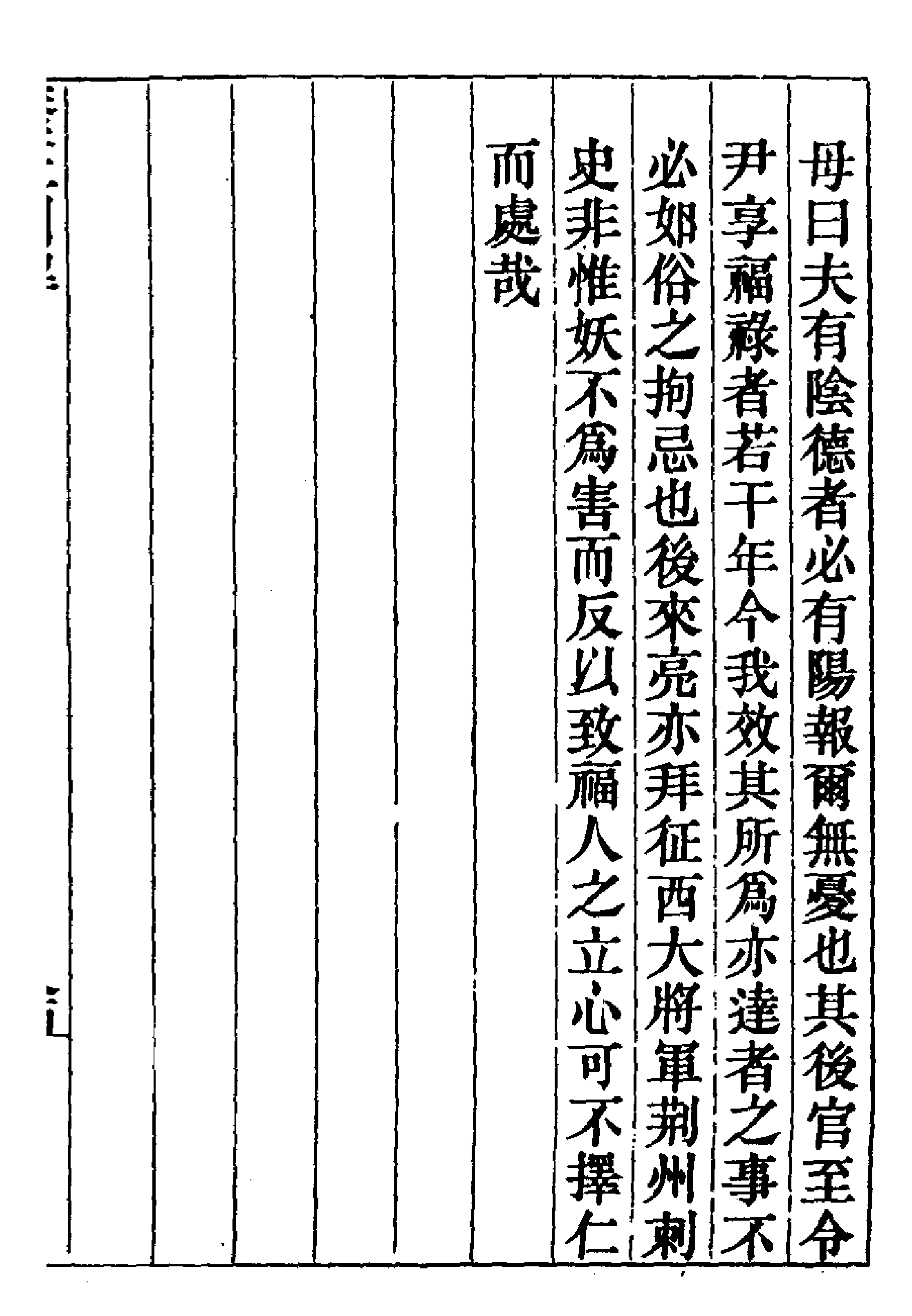
廣州卽今廣東廣州府地方甓是甎齋是退居的去處陶侃在廣州破杜弘誅王機擒溫邵叛亂悉平威名旣立州中無事然侃卻有遠志不以無事自安每退居私室早晨自家運甎百塊於齋外晚閒又運將進來人見他每日如此不知其故從而問之侃說今王室陵夷盜賊羣起我要替朝廷出些氣力平定天下若因此州無事便任意偷安恣情逸樂一向自在

慣了卻恐筋力懈弛不堪任事所以早晚運甓不放此身安閒以習勞苦爾大抵人之志意能兢惕則明好偷惰則昏人之精力常練習則强務安逸則弱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陶侃之運甓蓋亦有自强不息之義焉當時人士崇尙淸談遺棄世事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侃獨不安於暇逸如此可謂卓爾不羣者矣


不賣的盧

庾亮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卽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庾亮晉人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庾亮有此馬或勸其賣去亮說我若賣之必有買者我恐其害生而賣之人是移此禍於他人也嫁禍於人仁者不爲昔楚人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涕泣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是以泣耳母問蛇所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



毋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其後官至令尹享福祿者若干年今我效其所爲亦達者之事不必如俗之拘忌也後來亮亦拜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非惟妖不爲害而反以致福人之立心可不擇仁而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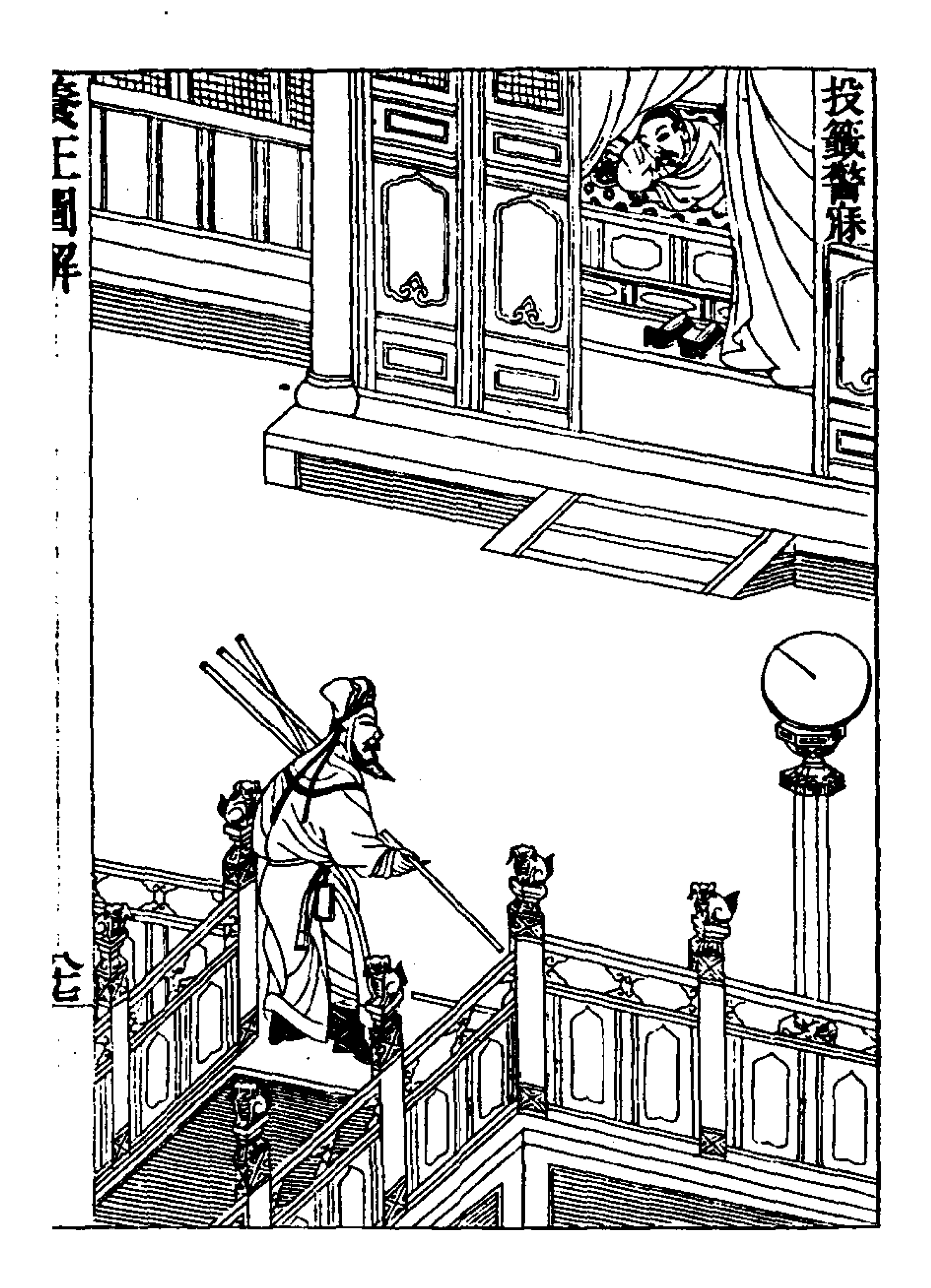

觀穫進規

范雲嘗從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文惠顧雲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殉一朝之晏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

范雲南齊時爲記室文惠齊武帝長子雲隨文惠至東田觀刈稻文惠言刈穫甚是快事雲對說田至刈穫甚不容易前此春耕夏耘與秋收三時之閒備極勞苦殿下思其艱難則重農惜費自有憂勤不暇者又何敢自圖安逸也哉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本成周八百年基業皆自稼穡中來周公恐成王不知

稼穡之艱難小民之命脈無逸一書拳拳言之正合此意後世有閔農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言人藉農以養不可不知農之勞苦也又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言農夫困窮未有絲先圖賣未有穀先圖糶皇皇然救急不暇也又曰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言貴臣富室剝民自奉筵張綺羅侈靡極矣乃又席寵負勢愈爲民病民不堪命日致逃亡人君洞照此苦能無隱痛於心乎此小詩常常諷誦當思農夫耕田百畝粟入幾何

輸租幾何糞工幾何徭役幾何除租官稅徭役之外所餘幾何乃知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而貪暴之吏又從而剋削之下情隔遠不得上達自非留心民瘼萬方體察安能使之得其所哉我聖祖嘗命畫古孝行及起家艱難身所經歷之事爲圖以示子孫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見之知王業艱難也煌煌聖言可爲深念



投籤督寐

陳文帝起自布衣妙識眞僞下不容奸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于殿中者令投籤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

陳文帝名蒨刺閨是夜閉門閉傳令穿隙中以出也雞人是報曉者籤是更籌史記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姓每的疾苦妙識人之眞僞下人奸弊一無所容每夜令刺閨取外面事來分判者前後接續雞人伺漏傳籤于殿中者令他投籤于階石上欲其鎗然有聲說我雖熟睡亦使驚覺其自強苦如此大抵天下事物未有久而不壞者惟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運

勤也末俗之傲樂晏安而憚興作習委靡而忘振起如文帝所爲可謂能自克矣但臣任事君任人自有體要在焉書云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人君之體也故善治之主未嘗一日不用人又未嘗不晝夜而提策之曰吾前日興某利今果興乎前日去某害今果去乎利當興而未興害當去而未去或法制有未善乎或有沮抑於下而使法制不得行乎及利已興害已去矣又曰果能久而不變乎故曰屢省者言其不一而足也朝省之暮又省之今日省之明日又省之雖不至侵臣下之職而綜覈駕馭

操柄在我豈容怠荒苟一或少惰其權一去將至不可復收甚可懼也我聖祖嘗曰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惕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爾此萬世所當法也


弓矢喻政

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知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蓋木心不正脈理多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為理之意故未及弓弓猶失之况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

蕭瑀是唐朝大臣太宗嘗語之曰我自少好弓矢自說其好處無有不知近日得弓十數以為良弓及示作弓者乃說此非良材蓋弓以木為之木心不正其脈理也都不正縱是剛勁有力遣箭必不能直朕聞

其言乃知非眞良弓也朕定天下全賴著弧矢用過了許多猶有差失况得天下日淺其見爲治之理非如見弓矢之多也豈能無失因此令京官五品以上者每夜更番入直中書省時時賜坐詢訪外事凡百姓利害政事得失皆使之直言無隱蓋天聽雖聰不啟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太宗開創之主備知世事而猶亟於咨訪其賢明爲後世最宜哉君子曰天子處閫闕之中帷幄之內廣厦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襟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信然哉信然哉


開館親賢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搉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四部書是經史子集四類唐太宗見得帝王修身治天下的道理無一件不載於書乃於弘文殿中聚集四部書約有二十餘萬卷以備觀覽因開館於殿傍名爲弘文館妙選天下文學之士使居其中選得記室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給事中歐陽詢參軍蔡允恭著作郎蕭德言六人皆以本官兼弘文館學士

使之輪日直宿每朝畢遇有閒隙時卽引諸學士入
至內殿將古昔帝王嘉言善行載在經籍者一一講
論務考究其成法朝廷見行的政事有疑難不決者
件件商推務參酌以時宜常至夜分方纔停止不以
爲勞其延訪之勤如此昔李淑爲侍讀言於仁宗曰
觀唐室召見近侍講經本欲因事立訓鑒往知今人
君多借是名與近臣談議政事耳此言甚得設官講
讀之意若但如前人所譏案旁講經數行而退彌歷
歲月所益幾何況後世事務當詢者衆如將領之人
畏敵而不畏法司牧之官顧家而不顧民言事者知

黨與而不知朝廷當權者好諛佞而不好正直澆風
敝政未易悉數若徒上下循默不求省改其害將有
不知所終者然則稍法唐人之所爲夜引儒臣分番
直宿或以日間已講讀而意所未諭者再使詳解細
說或自以古昔治亂興亡叩問原本使之明白啟導
或萬幾之暇有疑貳不决者就事咨詢使之開陳獻
納因以明習國事揣知人才杜欺蔽之原振陵夷之
漸似亦治世之所當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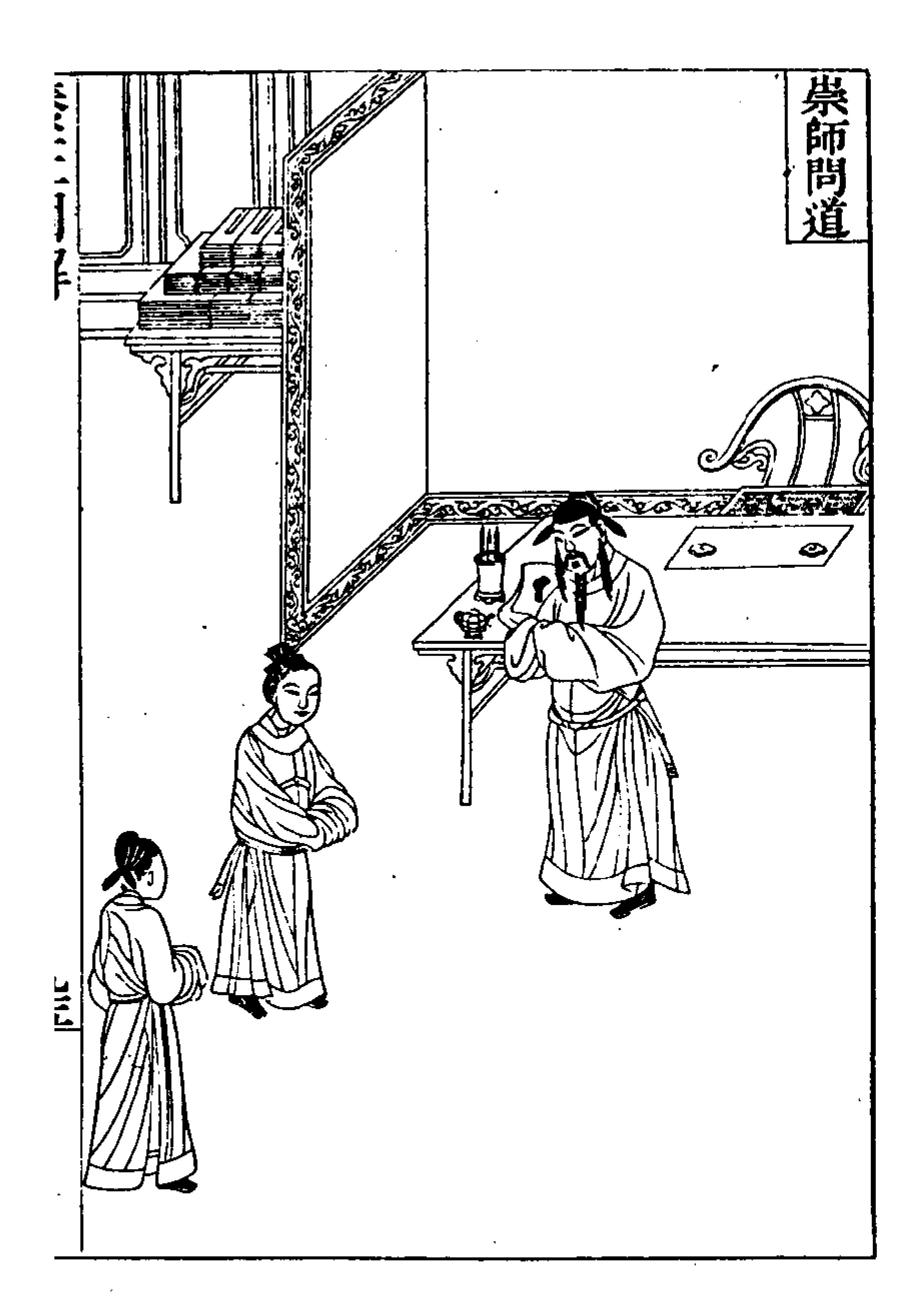

習射殿廷

上引諸衛將卒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故寇來莫能禦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廷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閒悉爲精銳

太宗當武德時天下已平兵革不用猶引諸宿衛將士告諭之說夷狄侵盜中國自古爲然不足爲患所患者只在邊境稍寧爲君的恃其治安專務逸遊忘卻戰伐之事不復隄備一旦虜寇乘閒而來卻措手

不及無以禦之深足爲患今海內寧靖朕不用汝輩之力穿池築苑以供役使專教汝輩演習弓矢平居閒暇無事則操練教習爲汝之師萬一突厥入寇則統領出征爲汝之將庶乎有備無患中國之民可以稍安於是每日引領衛士數百人教射於殿廷之前太宗親臨比試有中箭多者卽便賞以弓矢刀劍絹帛等物其所部將帥亦考列上等論功優處由是將士都人人感激思自奮勵不出數年武藝精熟意氣敢勇盡爲銳卒皆太宗教訓鼓舞之功也夫朝堂非教射之地人主非教射之師當時亦多諫之但天下

雖安忘戰則危人君之於武事有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惟在人主善法之不至於忘備又不至於失體斯善矣


崇師問道

魏王泰師事王珪見之爲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一日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太宗聞之喜曰兒可以無過矣

魏王泰唐太宗子封魏王名泰太宗命泰以師禮事王珪見珪則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一日泰問何以爲忠孝珪說陛下是王之君事之當思盡忠陛下是王之父事之當思盡孝這忠孝二字立身成名皆在於此不可不勉也王說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日用之

間所當習者何事珪說漢事有東平王名蒼者嘗說爲善最樂願王志之則所習者正矣太宗聞珪之言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夫人主君道也父道也太子諸王子道也臣道也臣事君以忠子事親以孝忠者不徒承顏順志而已必此心無一念之欺而後可以言忠孝者不徒問安視膳而已必此心無一念之忘而後可以言孝忠孝皆人性之所不容已者爲人臣子者亦全其所不容已者而已爲善是所爲順天理合人心卽忠孝之類皆是蓋人性本善惟習乃有不善故日用之間所爲者善則此心自是快活若所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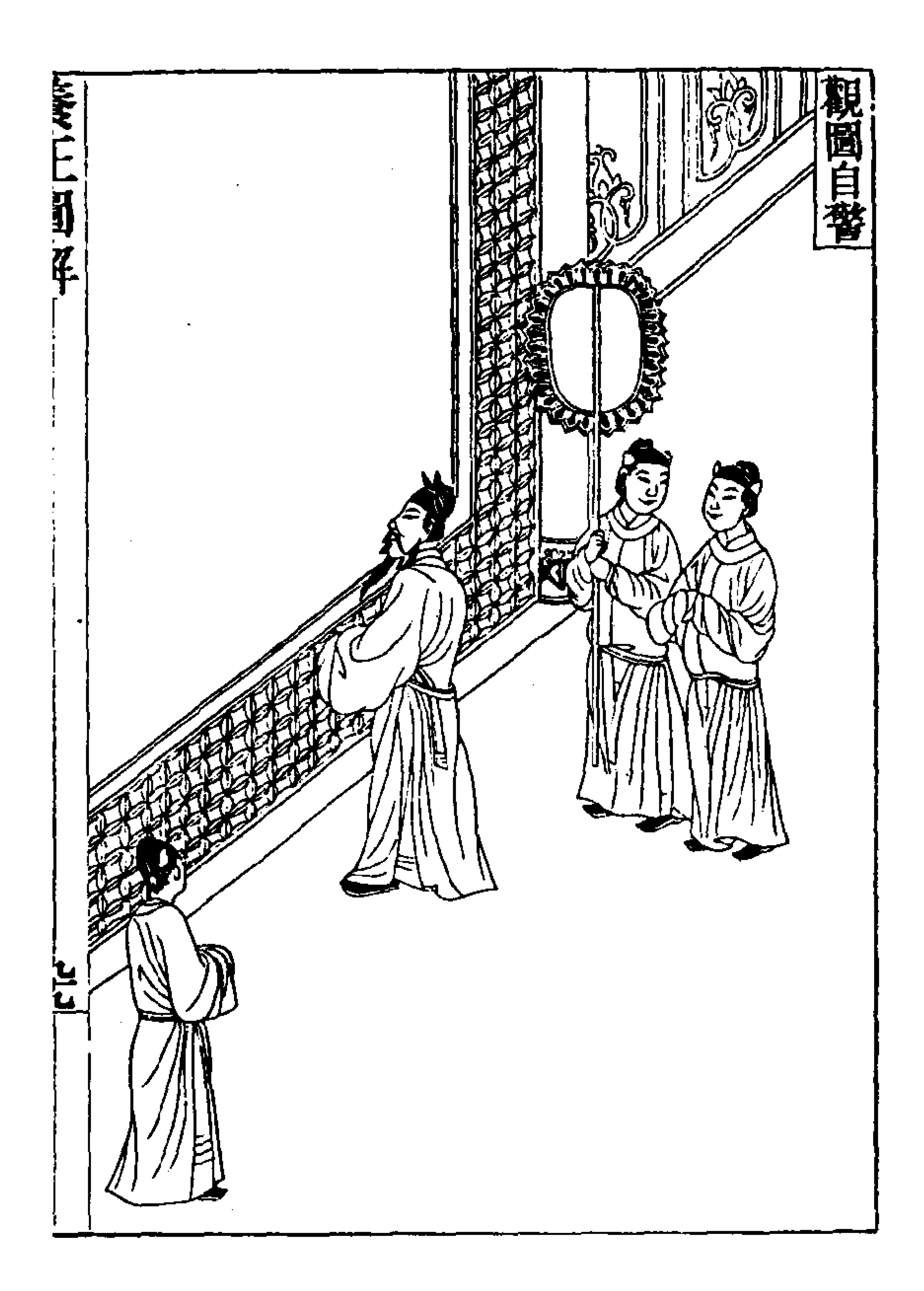
善此心終是不快活何也爲善則順其性爲不善則逆其性故也人能順其性之本善而勿雜于習之不善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無入而不自得何樂如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及言性所以善處只是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少長無不知敬其兄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古今大聖人而其道不出於孩提之眞性學者於此知皆擴而充之雖爲聖人無難豈止寡過而已哉


上書減膳

乾封初孝敬在東駕稀見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其膳上啓曰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則死之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則死之上妙簡英俊使佐殿下成就盛德近者談議不接謁見尙稀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減膳於是太子答書備極嘉歎文偉以此益知名其年右史闕上曰文偉以吾兒不讀書不肯與肉此直臣也遂以授之

乾封唐高宗年號孝敬太子名弘邢文偉爲典膳丞
是掌宮闈中膳羞之官文偉以孝敬接見宮寮稀簡
遂減去膳羞不進因上啓曰太子旣加冠免於保傅
之嚴年已長矣然必有史以司過有過則書之有宰
以司膳有過則減之不書過不減膳皆不得其職當
以死爭也上選用英才欲輔佐殿下以成其德今與
宮臣言談不接相見稀少每日三朝天子之後但與
內臣相處何由發揮聖智之資使進於濬哲文明之
地乎史以書過今雖無之爲宰者當減膳以示警戒
所以謹守禮經輒申減膳孝敬原是賢而好學者一

聞其言深歎美之作書相答極其委曲今載唐書中是年右史缺人高宗語近臣曰文偉以吾兒讀書稍怠不肯與肉此正直之人也遂超用爲右史夫典膳一小臣耳乃能抗言舉職如此然而孝敬之受言高宗之奬直尤爲勝事一事中三善具焉皆可法也


觀圖自警

宋璟手寫尙書無逸一篇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成誦在心每歎爲古人至言故任賢戒慾朝夕孜孜開元以來無逸圖壞始以山水圖代之

無逸周書中周公所作以戒成王者是論小民稼穡之艱難憂勤王業之先務的說話宋璟手寫此篇以進玄宗嘉之置於內殿要常覽觀於目儆省於心熟讀久之至於成誦歎息稱美說是古人極好的言語此時勵精圖治於賢才則任之有嗜慾則戒之朝夕孜孜如恐不及迨開元以後無逸圖朽暗遂以山水圖易之警戒之意荒而逸樂之心作治遂不能保矣

蓋人主能無逸則治好逸樂則亂玄宗一身而開元
天寶之治亂若相反然在能儆戒與不能儆戒而已
大抵危亂之根本讒巧之機芽壅蔽之端倪姦邪之
罅隙皆自逸而生人主能無逸矣而又不繼以逸根
於至誠而守之以不變舉而措之何行而不至何爲
而不立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行之非艱久而不變
惟艱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治者其以玄宗爲
殷鑒哉


煮藥燃鬚

上素友愛卽位時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藥囘飈吹火誤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飮此藥愈鬚何足惜

幄是帷幕囘飈是旋風爇是燒玄宗平日與衆兄弟極相友愛及卽大位也不改變時製爲長枕大被與衆兄弟一處宿歇又於便殿中安設五箇幄次與兄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弟岐王範薛王業從兄豳王守禮居處其閒飮食行坐都不相離就叫做五王帳一日薛王業患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藥偶被旋風吹起

藥鑪中火誤燒著玄宗的鬚左右驚慌撲救玄宗說
但願薛王服了這藥病得痊可我鬚雖焚何足愛惜
其友愛懇切如此夫兄弟至親本同一氣然常情多
以其勢分之逼生猜忌之心故親之欲其貴愛之欲
其富一憂一喜莫不與共惟舜能之玄宗之友愛亦
近世所難得矣考之唐史敘長枕大被繼以睿宗聞
知喜甚則玄宗不獨全兄弟之愛亦以順父母之心
也彼以兄弟相殘貽憂父母而禍延國家如晉隋之
世者獨何心哉


克己任賢

韓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韓休是唐玄宗時宰相爲人峭直未嘗阿意以求榮利人都敬重他玄宗有時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或舉動稍有過差輒問左右說韓休曾知道否恰纔說了他的諫疏已到御前其忠直爲人主所敬憚如此

玄宗一日臨鏡照見貌瘦默然不樂左右便逢迎說自韓休爲相凡事違拂上意以致陛下消瘦如此何不逐去他以自快樂玄宗說韓休乃賢相每事規正我我得他爲輔百姓都陰受其福我貌雖瘦天下必肥豈可愛一身而忘天下他與蕭嵩共事嵩每奏事常順我的意旨委曲承奉我心非不喜及退而思省這等行去甚有害於百姓自覺終夜睡不安韓休每奏事有不可卻極力諫諍不肯順從我心雖不喜及退而思省這等行去甚有益於百姓自覺終夜睡得安可見韓休是社稷之臣我用韓休以爲社稷非爲

一身也玄宗之言亦能知所重矣大抵人主操用人之柄諂諛巧佞伺便而投機毀譽愛憎窺隙而雜進自非以正自持鮮有不爲所惑者玄宗能克己以用韓休遂成開元之治後縱慾而用李林甫卽致天寶之亂一人之身而敬肆不同治亂相反人心之難保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奬勸循良

玄宗深於治道常自擇刺史賜詩以行一日至宋州宴從臣于樓上刺史寇泚與焉上謂張說曰向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又言王丘崔沔裴耀卿良吏皆遷其官以寇泚不借譽於左右舉酒賜之

刺史是一州父母如今之知府一般張說是玄宗之相使臣分巡諸道即今之巡按御史玄宗知郡守縣令關繫民生最切而縣令又統於刺史恐其非人害治嘗自擇之及得其人親作詩以寵其行欲其爲我愛養百姓故優禮之也一日到宋州於樓上宴侍從

諸臣以刺史寇泚爲好官也令他與宴因說我累遣使臣分行天下欲察守令之善惡以備黜陟今親過諸州乃知使臣復奏多非其實悅己者雖殃民以爲賢忤己者雖愛民以爲不肖顛倒黑白貽害萬民眞有負於朝廷委任之意者也此時親見王丘崔沔裴耀卿爲循良之吏皆陞其官以旌異之又以寇泚實心愛民不結納左右以求名譽自舉酒以賜之玄宗鼓舞激勸諸守令如此非深知治道者能之乎看來巡察與刺史縣令這樣官最重巡察選用得其人則一省之官難於行私刺史縣令選用得其人則一郡

之民易於受福天下如何不太平後因崇重京官把府縣看得太輕以此牽制於上官不得展布又京官不稱職方調補外任夫州縣比京官更難彼不稱京職如何能治其民至邊方遠僻處更當得人卻只以庸才雜流充之而已設官分職本以爲民而於親民之官自輕忽之如此彼安肯盡心安肯自重故遷延歲月以苟升斗之祿或恣肆貪漁以充谿壑之欲而巡察者又不能秉公舉劾激厲其心民幾何而不被其害哉故加意守令爲治道之要而加意覺察使者又澄清守令之要不可不知也


樂受格言

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藝祖召見便殿時年七十餘矣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

處士是隱居有道之士宋藝祖開寶春徵聘河南處士王昭素爲國子監博士昭素爲人素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一時學者多師尊之藝祖聞其名召見便殿此時昭素年已七十餘歲矣藝祖問他治天下與養身的道理昭素對說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如寡欲蓋民爲邦本治天下者必輕徭薄賦布德施惠使百姓每安樂則本固邦寧而太平可保故治世莫

如愛民也欲爲身害養身者必愛養精神凡一切傷生伐性之事絕而不爲則身體彊健而受命延長故養生莫如寡欲也藝祖愛他言簡而理切因寫在屏風與几案上時時觀覽以自警省然寡欲愛民固皆切要之言而寡欲一言又愛民之本蓋自古百姓不安皆因人主多欲或好興土木或恣情聲色或廣求珍玩或妄徼邊功或馳騁遊幸此等欲心一動則奸諛之徒必巧爲進奉閭閻之下必重困誅求終致海內騷然百姓怨叛雖君身且有不可保者以此知寡欲乃可以愛民而愛百姓者實所以自愛也


散遣宮人

開寶五年春大雨河決帝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告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稱萬歲

開寶是宋太祖年號五年春大雨河決帝既信宿焚香上禱於天又與宰相說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心勞思恐掖庭之中幽閉者衆昨令人籍記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諭告他願歸家者具以實情來告共得百名俱厚賜遣之普等聞之皆稱萬歲宋祖祈天願以己身爲民請命而放遣宮人一節尤爲盛德蓋古

者後宮雖不乏人然不過令足供侍御而已後世乃博選良家廣求美麗掖庭永巷動以千數有頻年望幸而不得見者夫男室女家天地大義乃令內有怨女外有曠夫陰陽否隔上干和氣災異之感此爲尤甚昔唐太宗放宮女三千人後世以爲美談宋祖後宮僅三百有餘已爲稀少乃復放遣百人非仁心爲質者孰能如此哉史稱其以忠厚立國又稱其家法遠過漢唐不虛也


遵守舊章

趙普為相於聽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

趙普是宋朝開國的賢相他為相時於廳之屏後置二大甕凡臣民有條陳興利除害的章疏一切不看卻投入甕內待滿了即於往來通衢焚之欲衆人見了不復以無益之言進也後來李沆為相亦守此意他說吾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持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此千古名言也蓋祖宗創業人情物理險阻艱難無不備知故其講求經畫至精至

當豈可復加爲君相者只當講明成法守而勿失便可常保太平若輕聽人言紛紛更改則變動舊章百弊叢起利未及見而害已先之竟何益哉近日祖制漸湮修明振舉全無其人只是無益之言連篇累牘朝進一說而暮卽更之暮進一說而朝又更之言者不必可行行者不必有實吏民奔走紛紜無時休息致使詔旨不信人生玩忽其爲治道之害豈小小哉太祖高皇帝定令凡變亂祖宗成法者罪在不赦今當申明此罰務守憲典不妄紛更豈惟得二賢相之意而淸淨寧一之風亦可復覩矣


論字知非

仁宗在東朝時張士遜爲諭德一日中書見王旦盛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太子不待應選舉豈必工書於是士遜日規以善道

仁宗在東朝當時有張士遜者爲諭德之官一日到中書省見宰相王旦極稱太子學書有法度旦謂之曰汝官爲諭德須以德義諭教之方爲稱職若但以學字爲美豈汝當爲職業止於此耶况太子非如士人應舉亦何必工書法也士遜聞旦言乃悚然知其失職於是日以古之善道進規於上其後仁宗德業大成卒爲宋之令主固士遜輔養之功亦王旦提醒

之力也大抵人主之情莫不有好其好聲色貨利足以戕生伐性貽害生民不必言矣至於讀書作字已是美事然梁朝蕭繹讀書萬卷晝夜爲常略無休已宋文帝字法之美自謂不減子敬勝於羊欣皆無益於生民無補於治道由其不能以古道修身治國而徒役於伎藝之末又何益哉王旦之言可謂識大體者務學者聞之必知所重焉可也


常讀論語
養正圖解

李沆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李沆是宋時賢相他暇時常讀論語或問論語乃淺近之書看他何故李沆對說我居宰相之職當使朝廷政事件件修舉天下百姓人人得所而後爲稱職且如論語中有兩句說道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今朝廷之上冗費尚多財用缺乏是我不能節用也閭閻之間差賦繁重百姓愁苦是我不能愛人也一切不時工作妨害民事者往往有之是我不能使民以時也只這兩句書我尚不能行何況其他可見聖人

之言看著容易做著實難終身誦法之可也豈可忽哉沆言如此眞可謂能讀書者矣史稱其內行修謹少有過失爲相守祖宗法度識國家大體皆自善學中來也前此趙普嘗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旣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古人讀一句書便行一句其得力乃爾後世乃有終日讀書不知一言之可用則與不讀何異此所謂侮聖人之言者耳何足道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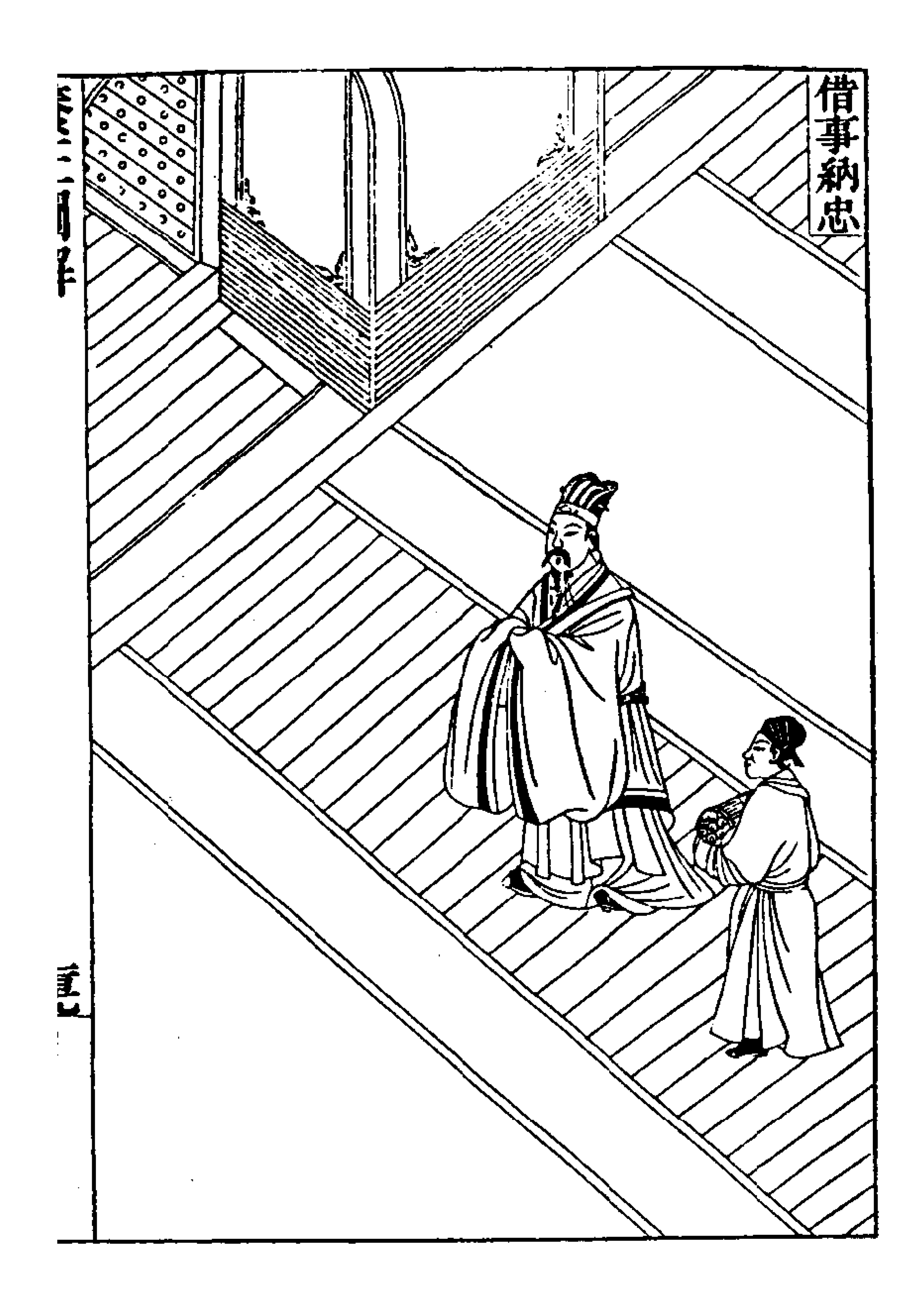


焚香告天

趙抃字閱道宋至和中爲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爲鐵面御史任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拜告於天若不可告者不敢爲也元豐初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作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閒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

趙抃宋賢相至和年間先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當時號他做鐵面御史言其不可犯也及任成都日隨身止有一琴一鶴並無他物其淸高如此他一生白日所做的事每夜必整衣冠露香上告於天言我今

日行某事行某事若不可告天者必不敢爲蓋上天
神明若非心安理順如何對得他過古人說凡不可
與父兄師友言者不可行也不可與父兄師友行者
不可言也閱道於不可告天者卽不敢爲其檢身更
加嚴切矣歸田賦詩淸夜安眠白晝閒蓋庶幾心逸
日休之妙者公晩年退居高齋潛心性命之學深有
悟入自稱高齋居士云


借事納忠

王曾於天聖初銓錄古先聖賢事蹟凡六十事繪圖以
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仍敕鏤板摹賜近侍因命禁署
日繪二十軸以進

曾字孝先靑州人宋初廷對第一史稱曾端厚寡言
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天聖初年謂上宜近師儒
卽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因擇取古聖賢事蹟可
爲法誡者六十條繪爲畫圖以獻仁宗嘉納旣降詔
褒美復刻板頒賜近臣每日令禁中進二十事以備
覽蓋深鑒曾之忠言有益於身心有資於治理故拳
拳如此大抵古之爲學有錄有圖索象於圖得前代

成敗之形而觀者鑒焉索理於錄得前代成敗之實而讀者興焉拱揖令王卽爲吾師範顧瞻遺訓卽爲吾箴規周覽翶翔一息千載其視無所用心與用心無益者萬萬不侔也觀會酌古準時摛詞命筆惟恐言語之不能感通世道之不如堯舜一段苦心尤有楮墨不能窮丹青不能肖者嗚呼志士懷忠古今一揆伏冀睿哲少留意焉而無弁髦其言不任幸甚

御製養正圖讚

寢門視膳

稽古文王允稱達孝日三問安萬世垂教出於自然聲音笑貌子職勤思竭誠仿傚

膳斥鮑魚

賢傅輔儲起居同處鮑魚異常勿令登俎小節不踰大德就緒匡正自童聖功無阻

振貸貧民

聞善卽行抒於誠悃民足國安上盈下損發政施仁必先立本天下平均思深慮遠

丹書受戒

齋戒三日面述丹書敬畏邦固怠忽國除公義永守私欲全袪萬古君鑑景仰殷子

聽朝四輔

四聖輔主周室日興成王中立道充弼承磨礱漸染從善服膺進賢遠佞惕若繼繩

桐葉封虞

削桐爲珪手授少弟史佚命封唐侯卜世君無戲言絲綸所繫聞善必從允稱哲睿

亟用賢人

有爲之主見與衆殊得賢亟用卓識不拘舉火授爵心
悅誠輸略小取大進善亘譔

戒君節飲

上下聯情酒以成禮火繼樂酣留連失體卜夜力辭言
有根柢觀國嘉賓八世大啓

善言格天

君與臣民原同一體何忍移災願以身徯片言感通三
舍退徙實政應天咎徵自弭

自結屨繫

屨解自結不敢慢人愛敬國士勉勵庶臣言雖近譎智

罕等倫終成霸業周室懿親

夫婦如賓

夫耨婦饁相待如賓敬爲德聚德以治民閑邪守禮存誠體仁王化之始愼獨明倫

託相獻規

觀友知君方以類聚進賢信邪吉凶自取政順國安誠求良輔善相獻言宜循法矩

廷理執法

法嚴國强豈阿貴近有犯必懲紀綱不紊戮御斬輈太子懷愠避舍知愆善承父訓

仁言動衆

策騎巡軍一言衆感如挾纊温寒威頓斂共苦同甘披肝瀝膽恩信咸孚皆成勇敢

因樂求賢

升臺望遠其樂甚微求賢輔翼充實光輝德義篤好圖治庶幾纘文復霸從善不違

得賢弭盜

善者日親不善自遠位授上卿盜賊皆遯舉賢去邪爲政大本勿貳勿疑盡抒忠悃

攲器示戒

古聖垂訓理足義深周廟敧器觸目警心虛傾滿覆中正咸臨能損斯益法言永欽

金人示戒

銘背金人慎言大旨勿逞狂談妄肆讆毀言必有中去聲辭寡意美若盡三緘失之遠矣

賤貨尊賢

鳴玉賓筵白珩言昧簡子失辭王孫善對玩好細微奚足珍愛所寶惟賢聖經記載

泣思直臣

泣憶敢言飲酒不樂臧嘿日衰誠求謇諤聞過必更豁

達大略納諫力行德業淵博

詢求政術

政術有三忠信勇敢事君無欺施令知感去邪不疑勿
爲搖撼治理可希善言曠覽

誅絕佞人

信用佞人六年之久未進賢良黜善增咎投畀洪波揚
清洗醜除惡毅然識高立剖

咨訪相材

君子小人各有類聚欲用相臣視其所舉文侯咨詢李
克善語賢否判然治功循序

式閭禮士

車過門閭伏軾起敬義富德光隱居知命致祿時詢好忠好正能退秦兵禮賢息競

政術諭下

政有三要全功成名親賢布義實踐躬行手辨尤切由晦而明綜核譜練治道日精

雨不失期

適野乘驄親傳罷獵因雨失期中心未愜不耽晏安下情上接守信無欺民和政協

旌賢去姦

聽言觀行信而有徵虛美無據實政堪稱封賢烹佞法
肅國興忠邪足證毀譽難憑

儆矜待功

國君笑嚬不可不慎賞僭忘恩衆玩失信重施勸勞人
咸奮進儆矜酬功語殊鄙恪

井窺示警

誇譽貌揚窺井實醜宜聽正言勿惑佞口遠屏阿諛登
進益友以古鑑今淵衷虛受

教子務學

馬上創基修文圖治能慕眞儒允稱上智教子親賢務

學博識六經心殫四表光被

條陳故事

故事宜循先哲樹建卒由力行監于成憲妄用更張益

生枝蔓魏相敷陳守基要論

嘉奬勤學

勤學髫年文辭法律加冠遣歸長仍放佚入繼漢基舊

章咸失愼簡元良循名責實

下車問疾

選擇宿儒授經及早辨論精腴日夕研討問疾下車尊

師重道知本信賢基業永保

遣使質疑

包咸傅儲夙有令聞顯宗敬恭勤學好問遣使詢咨賜珍逾分莅政不疑獲于古訓

愛惜郎官

館陶乞恩明帝守義一官未俞萬錢立賜不可假人唯名與器爵濫民殃政亡國棄

託物喻政

太守求賢躬逢奇遇拔薤捧盂抱兒當戸叶開門恤孤清心去蠹奚用煩言妙喻善悟

禮聘遺賢

元纁束帛禮聘樊英降殿設席致敬盡誠延問得失備極恩榮未聞實政徒受虛名

師事名賢

求師林宗辭簡理足朝夕觀摩親承啓沃素絲近朱光輝朗燭穎異不羣見超流俗

教子讀書

小善必爲小惡勿作漢書勤探研鍊法略命學申韓難救孱弱終於淪亡鄙哉安樂

傷指自悲

八齡知書挑菜傷指豈痛而悲別有意旨身體受親不

敢稍毀稟賦聰明違孝之始

運甓習勞

朝暮運甓自儆怠荒習勞身健視爲故常安逸則弱磨鍊日强法天行健無逸不遑

不賣的盧

相馬經傳的盧妨主賣去雖欣買者太苦移禍於人奚如自取哲士立心擇仁師古

觀穫進規

觀穫云快至此力殫三時耕耨農事艱難克念胼胝毋耽晏安知依無逸郅治大端

投籤警寐

創業知艱曷敢自滿投籤警眠席不暇煖興由力勤敗因疎懶屢省乃成切戒怠緩

弓矢喻政

彎弧多年未知原委物尙如斯况於治理一人萬幾豈可自恃兼聽並觀盡善盡美

開館親賢

開館弘文聚書萬卷延納六賢講論墳典稽古居今責難陳善治道日隆史册光顯

習射殿廷

海宇承平恐生怠玩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書射於廷精
勤勇幹禦侮干城邦家屏翰

崇師問道

魏王拜師首問忠孝立身成名性功至教爲善存心東
平宜效事親事君咸得其要

上書減膳

太子內居宮臣稀見文偉直言書過減膳示讐不阿省
愆嘉歎好學尊賢基於弱冠

觀圖自警

屏書無逸朝夕心模漸忘警戒山水代圖心旣怠惰圖

亦荒蕪慎終如始爲政善謨

煮藥然鬚

五王同居素敦友愛煎藥得瘥然鬚何礙手足義深見理不昧親親意誠史書詳載

克己任賢

用蕭順旨相韓知非臨鏡不樂逢迎肆誹克己信直貌瘦國肥始勤終怠幸蜀無依

獎勸循良

念切民生自擇刺史遣使分巡肆爲譽毀登樓賜巵褒獎寇泚得賢治成深知道揆

樂受格言
徵聘處士兩言敷陳治世大要首先愛民健行不息寡欲養身書屏時覽辭簡理純
散遣宮人
因災省愆宏仁雅量徧籍後宮百人遣放宜室宜家全消怨曠和氣致祥羣生咸暢
遵守舊章
置囊投書滿即焚棄成法講求舊章不易無稽之言何益政治忠告恐逕義未詳備
諭字知非

諭德輔儲善道宜述書法雖佳六藝之一旦言知先緝
熙宥密基命東朝慎選㫳弼
常讀論語
賢相讀書論語探討節用愛人心存懷保未能躬行時
習悟道先聖格言豈尙華藻
焚香告天
鐵面立朝糾彈曲枉出任成都琴鶴偕往拜告穹蒼昭
明在上理順心安不愧俯仰
借事納忠
聖賢法誠具在經書繪圖進獻益闡嘉謨準時酌古善

行廣敷養正郅治勉守德隅

御題養正圖詩

寢門視膳

寢門日三朝問安承色笑失常心誠憂膳徹詢所樂允哉風人頌為子止於孝

膳斥鮑魚

教子乃稱慈莫要於擇師公望徹膊闕云非禮所宜助教屏邪萬依然直道遺

振貸貧民

富民信善言發倉不宿善如傷本夙衷豈待溝壑轉高山切景仰亹亹中心勉

丹書受戒

顓頊道匪遙端冕丹書勘敬義及怠欲所爭勝一念詎惟誠寧王萬古垂君鑑

臨朝四輔

道充與弼丞環立咸惟聖得一已爲艱求四其奚稱能不聽朝乎蒿目惕以敬

桐葉封虞

桐圭命擇日史佚箴戲言盡美未盡善宗元有讜論所嘉在從諫其事可兩存

自結履繫

繫解因自結於士信愛敬豈無僕隸人足以供使令宣尼亦有言文誦而不正

亟用賢人

炳火爵衞客舉之牛口下固宜羣臣爭孰非入朝者不以小亡大卓論千秋寡

戒君節飲

飲君致君樂籩豆能無亂卜晝未卜夜不過能救半傳稱兼仁義阿好乃過贊

善言格天

移相及民歲孤立將焉託載拜賀善言天高聽早諾三

舍廿一歲或亦失穿鑿

夫婦如賓

躬耕妻饁餉相敬如大賓臼季因識缺薦賢掌下軍燕
好愼動靜鼎來還諴君

託相獻規

善相善觀友吉惟自取耳荆君悟其言虛懷收俊士雕
顏笑蔡澤唐舉眞小矣

廷理執法

茅門擬應阜入者必下車廷理雖執法御者諴何辜蹂
蹋至戮人荆刑亦甚乎

仁言動眾

巡軍慰勞寒士如挾纊暖行師固尚義濟仁用眾本舍

鞭語子革相去豈不遠

因樂求賢

臨觀非德義其樂未爲廣勸善以戒惡輔導賚忠讜晉

侯誠渴賢司馬膺上賞

得賢弭盜

士會實晉彥獥冕登廊廟進善不善遠秦乃藪晉盜武

仲對季孫亦稱知政要

欹器示戒

周廟右座器非尊亦非爵宣尼闡明訓義富其言約惡
平聲有滿不覆凜乎御朽索

金人示戒

廟階立金人緘口銘其背言鄙中事情如臨師保誨於
恆尙愼茲刻其爲綸綍叶

賤貨尊賢

崇堂列賓筵鳴玉白珩訊譁囂非楚寶英賢斯登進王
孫誠善答簡子乃失問

泣思直臣

層臺俯洪波酣飲樂乃泣舍死無諤諤紂亡在默默邑

君尚憶忠天王可遣直

詢求政術

蹇老箴安于忠信及敢矣心綏宜佩弦此物此志耳用是治晉陽推行耀惇史

誅絕佞人

逢君善順承進過巧無比六年不為塹曾未進一士欒激信佞人致之者賙子

咨訪相材

枚卜問里克克曰覯所進商賢端不肖成因佩相印課臣在尚賢國治天助順

式閭禮士

式車過段閭尙德乃下已欲相干木辭致祿國人喜禮

賢非務名秦兵還爲止

政術諭下

之任示三端要在手親辨誰非入晦者久乃愈明顯治

鄰人不欺文侯教實善

雨不失期

飲樂天復雨宜止乃命駕期獵往罷之皮冠招豈誹綸

綍愼所出令名繼五霸

旌賢去姦

委政國未治寡無蔽下情毀譽防左右實跡使按行烹阿封卽墨齊威信英明

儆矜待功

儆矜命藏之云待有功贈雖多渴賞人聞之更誰應嚬笑固宜愼矜賞陋且佞

井窺示警

聽行貌雖醜侍者阿姣麗說鏡而惡士明己不知類鄒忌曾發端同歸此一致

教子務學

隆準起山東得之以鞍馬省書知大意非務章句也誰

云不喜儒乃慕眞儒者

條陳故事

弱翁相孝宣條奏廿三事意不在紛更謂古今異制勸重農圖備更爲識要義

嘉奬勤學

定陶初好學習法律文辭加服遣之國旌勸傳一時入繼政乃亂虛名害可思

下車問疾

十歲通春秋啓廸諴善矣家居屬有疾擁經而前覲承平有實政重道復如是

遣使質疑

曾論傳細君授帝承寵遇遣使常質疑研精窮理趣面
杳乃未傳或亦同溫樹

愛惜郎官

賜錢惜郎官不俞館陶求百里苟非人民將罹困憂恩
義兩無害顯宗策允周

託物喻政

抱兒獻水薤意各有所喻恤孤清擊强仲遠實善悟湁
于說鄒忌疑言導先路

禮聘遺賢

束帛聘南陽降殿問失得爾時政多疵未聞匡濟策白駒固休風虛名亦奚益

師事名賢

林宗告童子當精義講書照對人師難如絲附藍朱躬行勝佔畢識超成人殊

教子讀書

敕子讀諸書純駁似相閒迪德在救失固亦有所見手澤依然存終焉竟亡漢

傷指自悲

宣子甫十齡傷指改容悲毀傷即不孝誠非爲痛啼忘

身及親者可以翻然思

運甓習勞

朝暮運百甓習勞歷厥躬亹不遑暇逸詎學淸談崇昭

烈歎髀肉有志後先同

不賣的盧

相馬語誠信賣之禍延人叔敖有芳蹤毋寧害已身顯

達埒王公乃惡元規塵

觀穫進規

觀刈固甚快逮刈則甚勞胼胝歷三時錢鎛始一朝實

言寧爲讜何致握手蕭

投籤警寐

布衣據江左人情悉賢奸猶自勤庶政投籤警夜眠開創率無逸守成鮮知艱

弓矢喻政

弧矢少所御尙未盡其妙況乎治理微更宿因須詔文皇善絜矩萬古垂政要

闢館親賢

弘文聚四部時彥引六人不惟研經史政務兼諮詢固宜貞觀治幾與成康臻

習射殿廷

撥反時已平暇猶引衞士云不以穿池爲師教弓矢納
諫帝所長詰戎又如此
崇師問道
聞之古人言忠孝非二事珪以對魏王可謂知要義所
習在爲善此物猶此志
上書減膳
虧膳盡宰職申減據戴禮引過致答謝孝敬固賢矣三
復黃臺瓜高宗昬無比
觀圖自警
出入省無逸開元治臻泰天寶相李楊乃以山水代有

初鮮克終萬古垂明戒

煮藥然鬚

薛王屬有疾煮藥然帝鬚病痊鬚何惜史傳頌友于友于貴中庸僕寺豈一無

克己任賢

攬鏡忽不樂殊瘦因相休貌瘦天下肥乃爲社稷謀敬肆一念閒播越亦已求

獎勸循良

元宗初勤政每自擇刺史宋州宴從臣舉酒褒寇泚惟良二千石課吏宣同揆

樂受格言

養身惟寡欲治世務愛民內聖與外王言實而弗文藝祖書之屏可謂善尊聞

散遣宮人

唐宗放三千宋祖惟一百數匪減前人三百守宮掖怨曠內外鮮善政光史策

遵守舊章

屏後二大簣以置投文筲滿即焚之衞相業普亦顯固云愼無稽得毋失從善

論字知非

諭德諭以德顧名當思義所繫在宗祧詎必工文字子明信良規士遜能觸類

常讀論語

報罷讀論語普沆先後同可謂識大體更張非所工水旱日疏陳太初尤酯忠

焚香告天

避驄權倖凜知蜀琴鶴友每夜露香告得會同者否不可對人言君實未嘗有

借事納忠

孝先銓錄古弱侯此津逮納忠如一轍詎在丹青綴可

以鑑千秋躬行愼自勵